



16  
2798  
13





16  
2798  
13

黃漳浦集卷二十五

傳

曹太公傳

司馬遷嘗扼腕慕節俠之士以彼其時汲鄭皆已死田竇之貴  
戚及灌夫郭解之流皆先破滅無敢近天子左右諸文吏嚴徐  
朱王輩或死或放不復秉筆卽秉筆忌遷能亦不肯白遷獨擁  
諸高貴卽出緡錢而叩猩血無與贖者乃使遷無賴坐歎悲矣  
彼其時雜霸有戰國風今文治邦治士刷鬢爲處女走禪縫中  
稍跣地學使者及郡縣得折筮答之無所用節俠爲也曹使君  
曰不然古之爲治者尙道德尙道德則教令寬平下無奇請上  
無苛比君子小人各得其欲如理羊毛不見其毫後之爲治者  
善文法尙文法則毛鷲競樹里閭之下苦不得達士大夫重出

昭和十九年  
六月廿八日  
購求



口奸胥桀子易于燔亂於是布衣旁覘竊其茗鼎一言得情于室鳴絃是節俠之於道誼相濟也然則今無其人乎曹使君泣然曰噫廣之先子嘗歎曰劇孟季心古之賢人也以匹夫重於吳楚以一諾貴於千金予驚問曰然則如何曹使君曰噫是廣之父也然今已矣予驚曰願聞之曹使君曰噫父少負雋十八爲諸生先數年已代大父理家政家僮千指悉就約如嚴家軍嘗走錢塘錢塘少年殺人誣中表就大父取錢家僮稍稍驚散公攝衣冠出語少年曰奚爲殺人者我也爲爾見令君時楊令甫下車峻厲甚公爲白十數言理當曲折事遂已大父出拊公背曰眞吾飛菟也於是大父三子獨就公舖曰吾樂是數見益鮮大父病公獨侍日不交睫因發千金裝私勞公公跪謝不敢大父歿因出盡均之又焚伯氏所借五百金券自是伯仲父及

內外宗事有輻輳得公一語無不凍釋去者予曰能哉是行於家矣然且如何曹使君曰公苦佔嗶望棘闈猶之雲雨也甲子偕諸生試南畿且入闈矣友人坐無妄當大辜諸親黨泮散無敢近者公慨然曰人無罪死我急不切之功名奚爲者捐金錢與之率同舍守御史臺日號寃竟得白先是家居有商坐誣亦大辟長繫公與鄧令新交歡陰白出之不使其人知及商知索金謝公公但云令仁我奚與閉戶拒之其介如此予驚曰是人也然有難於人者乎曹使君曰人無難公卽難公公亦不難於人有家僮盜公貲繫獄獄吏來告曰彼人懟恐爲公患請殺之公笑曰奈何以人之死易吾之患竟出之余乃歎曰噫世固不乏賢長者也而皆隱於下位是思有自著無所榮惑於中而然今據雄職患得失安知不高下變遷其說然自曹太公者可以



不變矣使加以括鏃老其才不死則由賜之選也可使佐天子  
變文法爲道德彼區區節俠者何以侑爲太公名以成字玉汝  
徙家崇德其先歛人歛山川清峻多奇固宜有其人

### 胡氏二母傳

才節者天地之精魄也天地以才節爲精魄寶惜至則追琢之  
不易命一男女稍稍自著必爲刊膚斬蔓深鑄其事率委曲蕩  
折非夷所思予讀松陵二母狀瞿然以悲若造物有所私置曲  
造於胡氏徐母者今進士胡鍾郎之本生母也鍾郎之父明庭  
公有伯仲三人伯舉進士仲登賢書而明庭獨滯於六館徐母  
謂明庭曰樂羊子賢人也奮於妻而相於魏明庭曰卿何憂焉  
吾樹之於身而獲之於子吾有子三人必且貴於是徐母舉三  
子矣而賢書公未有後屬仲子爲嗣徐母曰脫母以子貴當馳

封則爲生者乎爲嗣者乎明庭曰是新典得達也且吾念同氣  
肄生將殄遑卹其它徐母唯唯及其從兄安寰公又未有後屬  
季子爲嗣季子卽鍾郎也於是鍾郎七齡矣抱母膝持不可徐  
母垂涕謂鍾郎曰伯母亦若母也且柯伯母賢守節二十年矣  
爾伯祖父視爾血食四世之靈寶妥侑爾勿以吾爲念凡歲時  
伏臘饋遺就柯母家無敢輒見鍾郎及稍長就塾乃爲擇良師  
削方撲使答之曰勿以姑息種遣人其賢如此先是安寰公歿  
嗣未立伯仲亦二人皆未有子利其藏迫柯母嫁一日詬誶逐  
柯母及鄒娣出戶外反距之羣胥其篋中盡如洗柯母泣過其  
祖廟曰吾爲誰守爲而祖禰乎且而伯仲有子吾立之則亦而  
子也何遽迫未云人者族人聞之皆泣旣又二十年伯仲皆無  
子相繼歿於是柯母四十六矣足不踰閭族人哀之乃爲立鍾



郎鍾郎之立柯母恍惚見人告曰吾立而子以旌而節又二十年而鍾郎成進士鍾郎名士瑾甫登第上疏臣士瑾嗣母柯氏十八歸臣嗣父允脩辟纒佐讀祇事舅姑八載而嗣父見背絕粒吞珥以祖父母護持得不死及臣嗣祖母病篤藥弗瘳陰泣告天刲股以進鄉黨咸稱其孝隱忍二十年乃立臣嗣臣年七歲嗣母撫摩鞠育踰於所生集苦啖茶晝夜操作凡所以養臣教臣遺臣者皆母血指爲之嗟嗟嗣母生命不猶外無姻戚之助內有伯叔之敵含垢茹蘖未睹成立而齋志朝露臣嗣母能使臣嗣父復有子於二十年之後而臣不能使臣嗣母表節於四十年之餘臣何以爲人何以爲子疏上朝廷是之許建坊旌表如例史周氏曰胡出於周之元妃其微而復昌是必有女德乎徐母之使胡氏宗祧無窳枯槁不驚徐母擁三珠樹含飴弄

孫身被翟莠稱太夫人猶尋常閨彥耳即使柯母待嗣於伯叔果有子絲機不斬亦當以貞苦特聞而造物者固迂曲其道命才報節遲久後償使徐母屛無成之終柯母享可貞之實而六行兼治萃於一門是可以觀也已夫以天下爲一室勞伐不施艱貞無畏解榮分瘁持久而能成者則亦猶此也詩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其徐柯二母之謂矣

### 王仲弼傳

洪思曰謂烈皇末年奚獨一王鐵耳之爲烈烈因合吾門劉王陳蕭爲之傳

崇禎十餘載天下多故 躡於左寇躡於右文武兩質弛不可張宵旰拊髀歎天下無才而天下賢者亦率殄瘁不竟於用藉繁朝化柄敦龐之力桓桓相師矢志面內當壬午冬月菴豫之間齋志殉難者不可殫述其著者有王仲弼世瑒予聞之曹遠



黃河清集卷三  
四  
思云王世琮字天瑞川之達州人也幼而淵凝善讀書旁及壺  
琴騎射無不精敏十歲補弟子員州人號爲神童甲子登賢書  
丁丑將成進士絀於數以副榜授汝寧理蒞任甫三日賊猝至  
城下公請爲監紀屢用奇卻賊先士卒當矢石處賊射之貫耳  
不動戰倍力賊驚爲神逝去豫人因號爲王鐵耳豫中苦賊旣  
數年郡邑多潰公以才辨四應著於中州己卯分聘浙闈若曹  
遠思其所取士也庚辰轉通州守宗藩得報驚曰天中舍公誰  
與守者疏請於朝復留汝三年報政得贈父母如其官公喜曰  
吾卽不應華貴得美遷但有以報二人足矣過此七尺還之君  
上辛巳以武功擢汝南僉憲汝中士紳迄下卒倚公以爲社席  
賊聞王鐵耳爲兵道心避之而公屢用奇挫其鋒於是豫中無  
復堅城有藩封處賊必悉力攻之汝南圍旣數匝四顧援絕城

陷被執不屈罵賊死百姓求其屍得於城南雲里店直指爲請  
贈卹如例云史周曰前宋堂陛不甚威所待臣下隆厚矣百六  
十年稱節烈者不數人唐室君臣亦敦洽而安史之難平原獨  
稱將由風軌使然抑偷安成翫耶崇禎中年豫楚州縣倒旗迎  
賊如風靡艸而王仲弢輩皚皚折於霜雪以予寡陋及門之士  
守義烈隕身者亦三四人矣辛巳十月賊陷鄆陵劉振之爲鄆  
陵令擐介冑登陴力竭取衣冠別諸父老曰勿以吾累若曹之  
命乃入縣治北向再拜曰臣力窮仰負陛下自引刃死振之魁  
梧工文章以詩鳴爲瀚中宗工壬午八月賊陷歸德王世琇爲  
歸德司李率鄉兵與亂卒搏爲亂卒所殺沈其屍先是世琇俸  
滿已轉虞部郡耆老茂才詣闕訟留之留不十月難作今諸遺  
黎談王司李猶爲流涕焉壬午十一月 陷臨清陳興言以戶



部郎視臨清倉 猝至徒役奔潰曹郎固無兵或勸之逃興言  
歎曰死吾職也何必枹鼓乃有死理哉肅坐堂上面中兩刃其  
弟抱持之亦與俱死癸未元日賊陷鍾祥蕭漢為鍾祥令有聲  
賊戒其部曰殺賢令者死無赦乃閉蕭漢寺中戒諸僧徒曰蕭  
令若死當屠其寺僧徒曰夕防祝不敢懈蕭漢曰吾盡吾道不  
礙汝法端坐堂上自經死振之慈谿人子庚午所取士與言漳  
浦人從予游世琇字崑良清苑人蕭漢字雲濤建昌人皆予所  
取士嗚呼林麓既陷芝萋蘭燒區區吾徒其才性風格皆與王  
仲駿上下而相率齋肅與雖陽平原爭光夫豈其感遇憤激使  
然亦猶是服習仁義詩書漸摩之功也贊曰取義能生蹈仁不  
死鎔金作骨礪石為齒南八夾胆仲駿貫耳哀哉諸賢頽波共  
砥仰視彼蒼焉知青史

### 陳祭酒傳

洪思曰蓋毅廟間祭酒諸生所謂後南陳也先是景陵  
初有祭酒陳文定公敬宗在南雍其人剛正介潔容儀  
端整步履有定則弟子咸以身教又有祭酒李忠文公  
時勉在北雍亦師道嚴重如文定誓宗之內皆肅於朝  
廷時人為之語曰南陳北李壬午八月黃子以謫戍之  
長沙後南陳之子追至龍江關道側以傳請子舟中艸  
艸與之  
乃去

實有浮於其名者謂之才行有浮於其才者謂之德求於天下  
未見其人也之其陳芝臺祭酒乎公名仁錫字明卿長洲人  
父允堅以進士為諸暨崇德二縣令有聲卒於官公哀毀幾不  
欲生以祖父母在堂勉進漿粥侍祖父母疾衣不解帶經旬始  
一飯祖父母歿親營墓具手足重繭然亦未嘗一日釋書時公  
已舉於鄉數上春官蕭然寒士也辛酉浮西湖方與諸子飲顧  
西北黑雲起愀然曰吾萬嗣所養士今二酉矣四海逼密何觴



詠爲乎及聞貞皇帝遐升輒治裝別太夫人泣曰兒爲朝廷造  
士幾三十年雖未沾圭撮得優游色養誼不薄今朝廷重有大  
故羽書又曰馳諸孝廉裹足朝紳遣家南歸兒當自溯風耳太  
夫人心是之也亦泣爲趣裝公至京師不數日攜孝廉衣冠走  
安陵慶陵哭甚哀聲達於寢或問曰公是舉得母過禮乎公曰  
吾世受恩不能及兩朝監報乃匆匆不逮情至義起何例之有  
是歲壬戌公遂及第授編脩偕庶常讀書東觀庶常咸往來相  
起居公獨鐫戶叩之間如文湛持與公對戶亦不數見忽一日  
心痛走館師院長處乞歸養不可得神意甚悴或怪之公泣曰  
吾與母約卽登第朝夕歸無令倚閭自苦誠不意淹滯於此居  
三何太夫人訃聞擗踊請歸哀毀倍於崇德時諸生執經就廬  
次問業者不盡裁答頷之而已時魏璫旣用事人漸多趨其門

者湛持先以論中旨謫去周蓼洲諸賢亦就逮矣而天下方以  
賈彪霍譖之事望公公外示簡默中實介然不可干撓旣入補  
日講官每進講多所規正璫甚銜之以公負重望不敢自絕會  
璫父子給鐵券欲得公誥詞再遣人趣公公堅不可璫怒曰屬  
艸則鉉鼎不屬艸則齒劍奚擇乎公笑曰世自多屬艸者何必  
我於是數日有孫文豸之獄文豸以誦天歌見捕坐妖言亂朝  
政洪思曰孫文豸者崑山儒生也嘗賦詩刺魏璫媚璫者以聞遂逮下獄以妖言亂政殺之詞連公及湛持  
以池陽救得不逮而公削籍歸卽日就道璫發十數騎偵公無  
所得至濟上有吏受璫旨掠公童僕悉跳去公坐舟中忽風起  
簸檣檣幾碎諸卒亦魚潰去公怡然不動也是時吳門三詞林  
文姚洪思曰文姚蓋文肅與姚文毅希孟也皆忤璫削奪歸及公皆在璫掌股中然璫自  
言觸我者死餘借其頸磨鈍而已無意殺三詞林而羣小日從



與謂不殺三詞林局不定會且變矣而今上登極磔諸大憝蒼  
蔚廓清戊辰元年起公原官稍遷中允再補日講出宣詔三韓  
齋油素記阨塞甚備爲小冊可出穀米也諸鞭鞞衣裘一峻謝  
之又明年庚午署國子監司業所教士脩詞立誠道亦甚備居  
恆言守道守官同致爾每轉一官日夜顧名可以弗畔矣是秋  
充經筵日講官事兩朝再爲講官所敷陳皆本於心得切於時  
務不事訓詁故與朝四講官倪始宣李括蒼黃晉江而公其首  
也辛未分考禮闈得士爲盛秋册封周藩歸遠乞身有浩然之  
意甲戌三月起南祭酒南雍士子欣然復有南陳之稱南陳謂  
文定當宣德時爲南雍者也亡何病遂不起卒年五十有六里  
社聞之爲位相哭也所著有易簡錄大明世法錄四書語錄經  
濟八編諸書千餘卷行於世當事請卹典者方之文定蓋輿論

云史周曰章給事言公嘗師錢啟翁翁沒爲木主題曰在茲出  
入必祝也公自言爲孝廉時初從啟翁問易啟翁辭不納拜曰  
子且歸後晤不刮目納拜未晚也公淹通過目成誦善持論新  
悉森發聽之忘倦嘗游三洞及天台爲記百餘篇其邨落艸木  
徑道一一可數也以推於邊塞要害艚精鹽鐵各娓娓以口當  
指不失圭黍此自天授積學佐之蓋有師法而然庚午春病胃  
數日稍謝客爲乾坤兩卦著論十數篇予嘗問其練要公云乾  
如一柄罡刀坤如一刀兩斷初甚疑之旣乃知其所到有泮然  
冰釋者矣顧宗伯亦言萬厯之末年士習帖括以學古爲譏公  
立兩社引於古獲於是婁東金沙壇坵相望公起衰之力也公  
書不置几案卽使公行其道偁陳氏學以變易天下亦豈能翔



賁如此哉爲之贊曰斯文未潰厥有經緯辰綵繫天使斗不墜  
吳門三賢珥筆支天湛持嶽峙孟長霞騫公參其間載文載質  
歛其霞岳以服日月手麾彼璫瓦視鐵券寶此炳蔚滓彼鼎鉉  
云得之易藏以春秋禮樂所宗匪夷渙丘瑋哉斯賢才德淵匠  
雖有弓賜其何以尙

### 劉侍御傳

洪思曰吾漳上忤魏璫者四人子與周忠愍馬忠簡獨  
著子以講筵展書忤璫獲罪歸亡何御史亦以抗疏忤  
璫罷歸但其事世猶未  
能盡知故宜爲之傳

史周曰嗚呼士貴器識難言哉平居抗項剗割必方值人暴熱  
必靡然隨之天啟乙丙之際諸賢焚崑眾濡艸自救也猶云勢  
漸使然及大愍旣平虎汁爆盡稍識行墨者咸厲齒以糾蕃徒  
曾未移時是非又變剛正以爲盪戾負塗以爲宏忍豈讀書多

通穉其舊說抑有所徼幸吠和而然可怪也丁丑春予在長安  
與劉元如御史隔一邸舍予旣以講筵獲罪御史用劾魏璫鑄  
戶雖咫尺不相往來旣逾月御史以甘肅差去予用侍養歸未  
移時而禍發所不見血者劍首之縷也又一年而御史罷里居  
缺詢問者亦二三載心念史魚伯玉之行在世多有陳荀媿阿  
爲利齒兒藉口向不遇聖明徒使後世欷歔而續漢事耳今幸  
日月燦於窮壑紅案爛然如斗參首熠燿餘光無所亂其宵夜  
而當時勵行殷憂之士世猶未能盡知者因爲劉御史著其行  
事云

劉御史其忠字長瑄世稱元如先生其先以孝友著姓居長泰  
之西湖父文軒公爲諸生有隱德生御史九歲輒窮經爲文章  
成立儼然父於是謝去祭酒謂是兒勝我年十二爲邑試冠軍



竟以年少抑去二十六始爲諸生丙辰成進士授湖州司李抑  
豪戶卹窮民革羨餘及諸常例錢士庶翕然稱神君也癸亥夏  
月授湖廣道御史每一疏出輦下動色所論兵餉及邊圉事宜  
爲詳核於時魏璫已銜憲與大事矣楊璉左光斗尙總西臺恒  
相顧慮叵測談者猶謂是璫噉名以名奉之如兒嗜果可疾也  
顧飽益驕崑山大名爲鴨脯遞進耳楊璉一日艸二十四大罪  
欲數璫於庭予告所知云此事由綸扉廷柱卽盡折無所益於  
斬馬旣而大洪疏果上十日不下劉御史疏云人君者天地臣  
民之主也舉動話言史必書之以爲天下之安危繫焉邇來舉  
朝所爭惟中旨一事蓋深慮權奸飾恩掩罪假竊輕重其間故  
見形察影防其隱禍也自楊璉孤忠獨奮指列魏璫二十四大  
罪以來廷臣傾聽咸謂天威震怒不俟覽畢而旬日報旨未聞

刑人覲無慙色又見輔臣進揭婉曲以悟宸聰外示優容中實  
恹惜國人私計還望調劑此何事也而可以調劑青宰相乎至  
於聖諭反覆開譬諄諄百言無非爲忠賢回護明知其罪狀已  
播眾口而歷敘其平日之勤勞似忠賢不能自白明旨反代之  
白者夫人主生長深宮朝夕使令惟是一二中涓忠賢久侍潛  
邸豈謂無勞然而蟒玉錦衣酬之不爲不厚矣忠賢乃敢憑藉  
寵靈簸弄威福張如天之燄肆煬竈之奸使中外聞者無不知  
天子左右有忠賢一人正恐其欲飽而驕威過而毒勢窮慮極  
欲終爲善不負皇上不可得也從來宦寺欺蔽人主以其密邇  
意旨易窺事昏主則導以聲色狗馬使萬幾日廢而後爲所欲  
爲事明主則稱意綜覈事事見效而後熟算機關竊弄威柄及  
其太阿在手九閭之上有見不盡見聞不盡聞者矣今忠賢罪



狀已昭大小臣工交章已滿皇上自為國家計宜即付忠賢法  
司昭正典刑以慰列祖之靈以謝天下即稍為忠賢計宜召輔  
臣面諭處分先布其罪惡正告中外而後閱其微勞存惟蓋之  
恩是亦忠賢之幸不然臣不能不為朝廷危之疏上璫恚甚思  
所以中御史者會御史出甘肅地涼遠氛殊惡璫亦以是為  
投荒者耳稍寬至明年始以門戶削奪方御史上疏時文軒公  
心動貽書為戒御史報書云風波由命誼不可逃惟勤惟廉臣  
子自勉御史亦用是不罹於禍居一年而聖人出虎兕駢命御  
史用原官起既丁父艱哀毀過至又三年沒享年五十有一子  
濟灑皆以文行自致能世其業

贊曰熙朝之慝三發闔寺以宗社靈雖熾亦替魏璫始煽尚於  
直瑾九錫將加震出乃殄諸賢伐鼓則邁陳竇雖蹈水火亦免

有救吾鄉之哲有周仲先

洪思曰謂忠愍公起元也時與楊長

瑄嶽嶽幾與禍駢近關之出自投遠塞及覩日月用慰親在谷

木冰淵視彼宛鳩長松早凋亦垂千秋

### 林深州傳

洪思曰浦人之知子故未有早於深州者子未為諸生  
時漳浦令黃應舉為刻續騷六卷而深州為之序時漳  
上有吟社如張徵君泐沃高太史中川鄭司農輅思蔣  
大宰道方陳宜興元朋諸名士皆不可一世咸以古昔  
自命一時文章之游盛海內而深州與薛道譽最為老  
師然其見善皆若渴聞善皆若驚一時爭迎致其家咸  
以上賓之禮禮之蓋自  
深州與薛方伯始也

丹臺林公茂桂字德芬鎮海人性至孝幼負奇敏為諸生貧不  
自給其繼母苦之常使拾蠮螬採薪為朝夕需稍後輒詬挺不  
休公書拾蠮螬夜燃薪映書十有餘載不懈萬曆丙戌舉進士  
第四人王文肅公最器重之仕為深州守深州在輦轂下縉紳



故豪貴有參藩家居負國租至數百石公自持弓步造其廬請曰此間去天一握民苦貧奈何以糧糈飛灑民戶一日至其莊見此屋甚稠歸視冊籍無丁銀問之云某家墓戶公笑云墓戶固有數朝廷索一淘河夫不可得安用是蜂窠自擁者率丁役均隸之又一貲郎無行被告發罪至死公繫之獄貲郎賂獄吏一夜逸入都再納貲稱光祿丞歸公佯不問也一日丞來偕諸大夫造館稱賓公爲不知送客畢顧左右曰留某賓賓留公詰之曰爾非前爲某持罪至死者乎何大貴乃爾叱繫之賓大不顧公叱曰吾何知京都官吾自結前事耳吾治前罪人不治今光祿丞於是諸豪貴共謀構公未有便會公移州城廓舊址數百丈檄兩臺未下也而役已峻所費甚少由是諸姦遂騰播謂公不上請擅移州城侵府庫所冒用不貲臺使者遂以墨中公

歸公典衣服牀褥甑甕不二十金出州門百姓號泣遮留之不可得醪錢爲餞率不受去後二十年建德鄭太宰洪思曰蓋鄭元岳三俊也又爲深州問諸父老舊守誰最良輒談公流涕也公喜稱詩善屬文與蔣少宰高太史張聘君鄭觀察戴侍御爲元雲之游陶陶日夕日未嘗言貧每云吾有詩千首文百篇恐太流麗不合於道又安必田數頃官數考乎白太傅有言健於黔婁富於原憲壽於顏子吾自謂可矣鄭太宰爲閩學憲廉公尙在喜曰吾不意乃今得交林先生遣元纁勞問公又爲疏請於朝以爲風塵高步今人而古處者也公晚居漳浦僦居水門浦人僂爲水門先生家常買米僅升斗自給日從諸長老游語不及錢穀家日益落壽七十有六乃卒家人未嘗見其皺眉也公爲孝廉時從山野讀書井驟澗公自解衣漑之縞未汙土羸眾驚栗呼之



公徐上曰林丹臺豈死於浚井者先是有王太常心泉亦以操  
聞常自提畚上屋拾瓦浦人爲之語曰太常捨瓦孝廉淘井兩  
條冰身金寒水冷然而公之文采遠矣

贊曰蔚彼哲人冰心玉質餐古乃腴刊華藝實休徵之行隱之  
之識佐以韓孟浩渺莫測雖有蠅矢奚點白璧卓哉我公爲我  
矜式

### 七傳

洪思曰爲吳太公思喬作也黃子時方理孝經外傳因  
於傳中採郭劉張翟沈許六人而爲是傳云今孝經外  
傳已亡其所謂敬親則敬身敬  
身則敬人之指略見於此矣

嘗覽遺史見郭原平劉瑜張文詡翟普林諸行誼未嘗不感慨  
其事求其後裔不可得也郭原平者會稽人父通以孝行旌閭  
至原平行之彌篤家貧傭賃爲養嘗客食必舍肉以父母不肉

食謝去及父母卒且塋以奉終自盡誼不假手於人乃助人營  
葬久之練習又傭力供費乃畢葬務墓前田數十畝暑月耕者  
裸袒以爲褻也傾橐易之農月束帶而耕元嘉末文帝崩原平  
哭臨累日一食或曰君獨王臣乎何哭之哀也原平垂涕曰吾  
父蒙先朝褒拂無以報故慟耳嘗出賣瓜裁求半直人全直與  
之必讓而後受大明中旱瓜瀆不通原平瓜船至縣令下瀆水  
通之原平曰時方大旱田苦無水柰何減灌田之水運瓜船乎  
乃走他道賣之

劉瑜歷陽人七歲喪父事母孝至艾乃喪母終毀三年不鹽酪  
除服二十餘年布衣蔬食居墓側不暫違塋畢不忍歸露宿墓  
下鄉人因結廬棲焉

張文詡嘗游太學以奧博爲諸生宗隋仁壽末學廢策杖歸灌



園爲業嘗有人夜竊其麥文詡見而潛避盜知之去麥前謝慰諭令持去鄰家所築牆幹不直爲毀舊堵以應之嘗患腰疾爲醫誤傷頗殊醫惶怖請罪文詡遣之去陽以爲風眩墜傷也州郡辟舉調贈皆不受人方之原閔云翟普林楚丘人事二親以孝聞躬耕色養不應州郡辟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卒負土成墳盛冬不衣繒絮單縗而已

凡數君子者皆生衰亂時隱伏閭巷無所緣飾而敦朴真至非揚播房廉謙諸賢之所能及諸賢表於華閱流覽詩書骨託旣高省采易集若王祥劉殷輩更不復談也浦口吳思喬十二喪父家貧事繼母何氏甚孝母勸之就賈遂得什一供母養甚歡及喪躡踊號哭如其所生有鄰人妻死欲鬻其女具歛喬爲具歛得不鬻女一老人無子被劫貲盡欲赴水死公問其所失償

之因勸不死王醫老不能自食喬月給之米或時就餅家餅家取錢喬皆爲給直不令王醫知也有千戶李翁者嗜酒失所署印事覺擬徒喬代爲納贖有山民倪翁者負官租徵急賣兒應之所得兒價又爲人攫去對喬歔歔喬悉爲償之喬旣行善久爲鄉里所宗凡顛連疑難皆就質於喬喬必遜謝退稱不敢有魏商生一女及一子魏歿其少妻疾亟以餘財託喬喬爲醫治愈年餘出餘財三分之鐻鑰宛然或負喬債願以其廬償喬曰柰何區區使爾失所或以其母木請喬怒曰若忘親乃及我遂焚其券或曰人母爾誑乎曰我自信其如此又何誑焉喬嘗治屋與鄰連先爲鄰整墊讓數尺地乃自治屋浦口濱江渡處患覆舟喬嘗呼小舟往來救濟一夕渡江宿舟心動戒舟子加絃自以漁舟登岸未幾風濤大作所宿舟覆喬從岸上募人救覆



舟所與濟者五人得盡活予觀近世能本至性樂善行未有若  
吳思喬者也考其行事在沈道虔許昭先而上

沈道虔武康人宋武嘉時隱居不仕日治圃自給有竊園蔬見  
之輒避匿不令其人知有拔其屋後筍者指之曰惜此筍欲令  
成林更買大筍送之出拾穗有爭者悉歸所得穗冬月無複衣  
戴罽製衣服遺之悉以供諸兄弟無衣者終老蔬素無日食之  
資而絃誦喲然使在孔門亦參憲之儔也

許昭先義興人父母老病力致甘旨及父歿其從父肇之坐誣  
繫歷年不決從父兄弟二十人昭先獨爲走訴納橐餽資產盡  
賣宅以繼之肇之諸子亦已倦唯昭先無二意七載乃白將事  
不衰舅氏歿貧不能葬昭先皆爲治具送終州縣徵辟不就卒  
於家自唐宋以前皆有徵辟孝廉篤行之徒是以士競藻飾其  
行諸灼然章著者行事或不能盡實惟閭巷所傳皓首隴畝者  
差爲近之今自郭劉張翟暨於沈許皆本乎至性敦樸真至但  
漸於宋齊魏隋之間已無有表彰其事不能與姜蔡王庾並耀  
人間然則巖野篤行之士又豈可盡乎

### 節寰袁公傳

史周氏曰嗚呼二正之際與阿柄者難言之矣方其時室有凝  
陰野有亢血鴟虜號於其外梟藩伺於其側堂奧之間疑檄不  
絕然值天子英武練於情事繫澤所參眾志如結二三賢士大  
夫遁勉戮力柴叔輿以質實匡襄於先于廷益以駿烈克聳於  
後吳永清羅學古之徒咸將助竭蹶也康陵時人才方興庭徑  
各別許季升瞻遐矚幽清氣見於禁旅何世光調停折衝權用  
究於天宰王德華彭濟物昂低殊態而裁酌當心諸常侍卽縱



橫爪牙自豎要如蟠蟒學虬未有吞海之意諸君子上視王鈇  
下視鼉鼓乘熟而落之掇如也至於魏崔岸谷所漸瀆岳易勢  
北牙環甲之士雄於狻獭天偷斯難以養外患智者不能謀勇  
者不能斷慈者不能衛義者不能決賴聖人特起而後天下晏  
然計其時卽有于廷益羅學古之才王德華彭濟物之健刪傑  
就厭則中門近關兩寶其選矣然且諸君不能予觀古人尙哲  
簡齷因事蟬脫如季札遽瑗晏嬰樂毅之流皆值禍難颺然有  
以自立逮於東漢懷鳩擣椒以死相勉以爲春秋之義與易殊  
旨間有掛冠拂衣蓋亦疎逃無甚繫著意而已至乘朝車執宮  
戈桓桓德心者皆有重寄舍命豹褻之下卽獨行安之如張然  
明皇甫義真其人矣張然明破諸羌靜幽并恥爲王曹所賣發  
憤申陳竇之冤卒不得爲三公皇甫義真蕩黃巾破梁州賊徵

赴城門賴其子堅壽以免雖卒爲三公亦不大竟其志當魏崔  
時蓋無復然明義真者有之則必自大司馬節寰袁公也袁公  
可立字禮卿以英年成進士理蘇郡報最召入西臺抗疏歸二  
十六載始出仗鉞治登萊軍於時遼左新潰三韓餘眾大東焉  
依東人遇遼象不相主客時時夜驚賴公撫綏無事也公去登  
萊不數載而登萊遂敗公出登萊時蓮賊初在金鄉猝與遇單  
騎麾之敗麋散去徐用登師搗其後是以有充東之功於時毛  
文龍請張於島上劉愛塔恟疑於沓潛熊王之案持於內崔霍  
之交盤於中公一意治師塞要害焚盜糧聯絡諸島收復旅順  
而海上晏然又猝有朝鮮廢立事公毅然請討旣而李侗銜太  
妃命稱李暉通失國人心改步自贖也公因請正詞質責之  
以濟師助勦爲券與廷議合是以東事一視公公去又十餘年



而朝鮮爲陷凡公所發軔者率視旋轍爲重輕如此公在登可三載七疏歸歸而魏焰益肆孫樞輔滯塞外久請陛見中外洵洵以爲志在君側而公方有綠野之樂居亡何以警起公爲少司馬公久在東疆於諸大醜變態甚悉政府欲借公爲功公旣至中朝觀諸侯動靜邑邑不樂也數有所牴牾欲自請外以此失魏崔歡天子猶念公海上勞予加銜致仕去蓋是時致仕者若鳳雛以爲奇表矣熹朝上賓以殿工加太子少保懇辭不受時論譴之凡公值事多長算得大體洞於要會方爲蘇理時湖州董宗伯以厚貲爲亂民所窘閱甚兩臺檄公解之公至卽博收訟牒下各縣以殺其勢徐取一二倡亂者抵法事遂定又值倭警吳中豪子弟王士繡喬一琦輩馳驟自命怨家詆爲不軌兩臺急詞之公獨謂是狂生無他卒讞不得實乃已眾謂

公長者也及在登萊方元宵宴客有傳遼將李性忠與張爾心謀叛者諸監司怖甚公徐命小隊阿殿過沈帥問曰李性忠固公所用人今何狀沈帥百口保其無他公曰吾固知其無他但且令釋兵柄安坐耳於是公之整暇再見之矣又公爲蘇理時以汛期出海滌有李弁者邀公飲示三倭刀公諦視還之後半載報海上擒倭二十人覆夷器則三刀俱在公心疑之亡何而琉球貢使至稱數月前有飄舟墜此岸出其人視之則皆琉球也眾咸謂公神明及在登萊毛帥盛自詡滿浦昌城之捷用兵不滿千不遺一矢伏砲機發使自踐藉人馬騰踏死者四五萬公心疑之移文東江審其顛末毛帥以是恨公公固謂海上去天遠臣子勿欺何厭詳者於是公之練達再見之矣又公爲蘇理時郡守石昆玉以廉直忤中丞中丞露章劾之事下四郡



四郡推公秉筆公伸牘盡雪其冤同列爲縮項公曰吾自任之  
吾柰何以上臺故誣賢太守讞成對中丞誦之其聲琅琅中丞  
愧甚舉屏自障公讀法聲益厲中丞遂自劾去眾咸謂公強項  
也及在御史臺值他御史觸上怒將廷杖諸御史詣政府乞伸  
救輔臣以上意爲辭公於末坐抗聲曰特相公不肯耳輔臣拂  
然廉知爲公先是雷震景德門公上疏陳闕政如郊祀講朝六  
七大事章未下政府用是謫公再收再黜以底於削甚哉救之  
罔効也公旣用久躡復起當事者冀其少艾公自謂老當愈辣  
方在司馬門時會 死袁經略遣僧弔贈公力詆其辱國一  
日請權貴祇候乾清門出聲無律公引咫尺之義折之雖無所  
匡挽而義形之意可見之矣凡公精神著於爲司李御史時卽  
不躋台輔其精神亦有以自見又當定陵鎮靜以道法宥天下

四五十年間留賢在野怨咨不生士去二正遠時以名教相厲  
若不復知有延熹建寧之事者公以己丑理蘇郡乙未入西臺  
正當盛時中貴出掖門往往避驄公一日視西城有內璫殺人  
者公輒按捶問抵罪或語公此弄臣柰何窘之公奮曰吾知有  
三尺何知弄臣旣上稍厭諸激聒政府動以賣直沽名抑正論  
公乃抗疏曰近年以來議論繁多言詞激切致干聖怒廢斥者  
不止百十餘人槩曰爲賣直沽名夫賣直者退則不直者進沽  
名者斥則毀名者庸朝有不直毀名之臣則民生休戚人品邪  
正誰復爲國家昌言者乎疏上奪俸一年嗚呼國是所歸往往  
如此矣公多才藝善持論急主上之急積精自衛無悶毒故在  
亂能免居危不廢內丁之間天子賢達士夫無出其右者董先  
生曰公才兼數器心運四虛藉令一再出不於毛帥魏璫之時



得行其意展四體韓范之業豈顧問哉又曰公護名節勝於功名善刀而藏見機勇退夷考當年與公先後秉機佐鉞者名在刑書厯厯可數然後知公之完譽所得遠矣公先鳳陽人始祖榮以開國功爲睢陽百戶因家焉五世生公生有異姿廣頰稀眉七歲通毛詩禮記未三十聯第通百家書安夫人姪時數盃水見金鯉蕩漾盎中及長數有異兆自知其名位所屆壽至七十有二卒卒之前夕有巨星隕西南陸地有聲子樞博雅有膽識爲戶部郎別有傳

贊曰谿子貴洞干將利斷桑榆決機不以爲晏然明有卒義真不亂道不可撓還歸其貫廷益抱誠噬臍曷及濟物微巧扶繩緩急剛柔之中則有袁公事不可調睨視未窮嗚呼才難睨彼東蒙

碑

甌寧詹明府重建文廟碑

天下經濟之數皆生於文章經濟不生於文章雖耰鋤干楯均足以亂天下管子天下才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文章皆生於兵農賦役委精神以治之幾七十年文章垂成而天下已敗求季諸賢相與摩勵言賦言兵欲匡顏閔所不逮卒無所成俛首步塵以視顏閔之出處夫子於是昌言爲邦反覆丁寧於禮樂淫殆之際無一語爲兵農賦役者夫豈夫子救敗之才亦有所不逮乎嗚呼天下無事共食孔子之言卒有事則云是安得夷吾起而治之如孔孟當世不爲無事也顧卑鄙管氏以爲是不足道推略其說謂是不過使蠶婦麥叟臥桑下數雞豚搗魚鼈銷其雄業耳豈遂煩聖匠之經營乎永豐詹仲常善文章其文



章根極性命以條暢於經濟凡爲經濟畔孔氏者絕口不道辛未釋褐爲甌寧甫下車祇肅文廟顧文廟已阨於火殿廡皆燼惟神主在詹仲常曰噫爲縣令蔽芾之下何所不聽斷而令夫子栖於風雨亟所新之於時天下蓋方告匱也一緡之賦數銖之鍰水衡爲之輟箸司農爲之仰屋天下能吏握粟懷錐恐敲撲之難施捐助之不效而仲常顧方沛然塗暨求赤構肯游夏曾不移歲而岱舉梁立格幹枝葉倍於舊觀卒無有富人良子憚勿亟而倦終事者抑豈仲常有禦馮繭絲之能海王命龜之智而奔趨若是夫其思服也夫子居七則仲常居三焉天下之服於文章甚於服於袞鉞文章之敗於水火猶袞鉞之敗於盜賊也使天下之治不本於語孟不出於文章其君子彎弓而曲踊其小人荷鋸而勃稽弱者推肥強者擇肉雖有瓊盈京坻

誰舉而食之天下卽多稗亦猶有列祖之其勤二百七十年之德澤家諷詩書人恥鞴棘聖天子焦勞於上士大夫罷勉於下遂以毛錐鎗劍金炭其間是仲常之所心恤也仲常爲治旣五年所與諸父老敦序禮讓諸子弟講論道德精神所注無日不在學宮學宮諸彥勃起爲文章如芝英朝生高者逼於游夏次者麗於董賈計宰中都時百里上下黨人與居嚮不七十年道德湛浸能至此乎吾鄉自有宋來爲性道文章聞見紹於今亦五百年其山川鬱勃風氣鼓盪大率欲起一起而遂與仲常值夫子又若以未墮之緒託於仲常使仲常值之一起而宏鼎新之業嗚呼人亦有言宋室無賢雖則無賢亦足以傳今天子又慨然有人才不如宋之歎夫以士大夫朝夕討論蹈孔孟絀筦晏不能自奮比於元凱而使人主拍案以爲無才雖舉賢之宰



何所謝責然必使聖門諸賢爲之鐫戶而探性天掃樹而談禮  
樂度其要旨亦曰反本立誠不爲標說所動而已不爲標說所  
動而後能以其文章條暢於天下之兵農賦役而後能舉天下  
之兵農賦役還歸於文章而後可以猷敵南面叱九合一匡之  
務是則仲常之經濟見於行事諸子弟時時誦說僕逃聽未足  
以知之也於是文廟告成不揣而爲之頌頌曰  
天建吾寧脩文振古誰宏厥瀾天畀詹父我有圖書詹父道之  
我有鐘鼓詹父考之鴻苞義抒則於四極厥有兼緯以昌文德  
煌煌聖師陟降左右仰視農棟俯顧俎豆奕彼前光貽我後死  
星榆在天詹父似之

文文肅公碑

文相國湛持者英姿渠步名德著於當年宏實彪聲流光被於

四裔膏雨之慰暘蒼下尺而生尺奔瀾之濼砥柱應迴者俱迴  
是以物緯重其機絲人倫歸其要赫道猶配位望足昌時古之  
濡滯淄青環車鬱確者猶將仰琮佩以動容接屬輿而發歎以  
時揆之理或然歟公之先衡州人與廬陵共派蒼姬錫籙溢爲  
湛波天水扶穹蔚成隆棟高祖温州府知府林公白鹿夾車祥  
開東海青箱起績業媿西昆曾祖翰林院待詔徵明公資其素  
風益以宏藻破琴燕市華貫效其巾纓絕裾王門清徽通於楯  
陛縑楮所枉章漢爲昭祖國子博士彭公毛稱鳳采蒨有藍青  
爰以弓裘司盟頌雅父衛輝府同知公元發艾而縣車耆成總  
岳通德表於里門循聲齊於益部五世之澤旣昌六變之旌彌  
茂於是公也幼成齊聖嶷而脩能七齡而夢鳳集桐擗膺如禮  
八歲而見龍屬賦擲地成聲萬函甲午聿登賢書時方踰冠陸



文定稱爲握拳之珠申少師方於韞山之玉廉隅旣礪澹泊自將遂以來彥參於英席旣而三困金車衛輝捐館公乃倚茅竹塢絕迹闕市吳處默之禽鳥環廬楮無量之麋羣遶柏迹其所蹈可啻曰知於時理學攸明堯園共賁楊中立之芳躅未湮顧端文之道茹斯拔逐畔多執經之朋千里有投鍼之芥門如鐵限管或銀鏤而公心水湛然榮觀超若安石之處爲素公展季之言成寶鼎蓋已雍容而歸由已綽略以道莫吾巾笥所治璽紱同親及於十上春官首傳臚陞當熹廟之二載爲明融之盛事士紳胥慶以爲得人冰霜之初賴此元吉嗚呼麟鸞降出各以其時俊又窪隆亦維厥數神宗顯皇帝以 光考之未遐鞏罔梧於後稷貯茲在野繫彼苞桑爰續三九之暉同賡明兩之麗葉文忠振衣於迓衡鄒忠憲彈冠於柏院趙忠毅秉鈞於東

曹王莊毅明允於西序孫文介寅直於秩宗馮恭定翼宣於副憲又有高忠憲楊忠烈周忠介繆宮諭姚太史爲之日夕講貫以道守官公嶽舉其間鵠顧紆步叶管而眾籟咸吹抗聲則羣喙俱歇曾未幾時鳴缶奪鐘中聲變楚王莊毅旣奏節彼之章鄒忠憲徐引同車之賦公沐浴叩閭厲爭學禁至謂王紀策蹇出都快於乘傳破帽籠頭榮於蟒玉中人闕然責其出位枚摘細語以爲藐尊禍且不測得以壬戌仲冬告謫與歸在史館者龜六閱月家居又一載而當塗布毒朝野集辛周忠介銀鐺就道高忠憲書帶沈淵會有庾辭再從削奪范士燮之所死未能岑公孝之逃生不敢適逢日出聖主龍飛倪太史元璐再疏剖陳起公爲翰林院侍讀再遷左春坊諭德克日講官公積誠希悟數時納約天子聽禮忠之論爲出喬司寇易副都於獄公益



發杼指摘無諱巢阿之鳥屈軼以爲棲入鬯之香蠹工所不射  
蓋自詞林以來希有也庚午奉使益藩歸再請告弗允以資轉  
右庶子掌坊事踰年始出以宮詹領侍讀學士脩熹廟實錄甫  
受事卽以三案未明爲請三案者冊立挺擊紅丸光廟所爲終  
始也公初登賢書正當前星向耀之期入近鼎台已湊弓髯攀  
號之會遲留一世靜炤三朝始以練華縫於傾缺豈非天平平  
臺降諭宸史攸安時宰旣遵仍貫之文邇臣亦分守和之誼屬  
有天顧亟講慶經公以嵩家特膺茲選爰正宰咀之失載申周  
任之言鐘磬動其聲容星辰集於省額帝簡所鍾物睹翕然旣  
而枚卜考言公乃引疾自遠忤者排其蚤衰聖人知其無咎中  
使偵之乃得其實講臣不與庶官爭能禮也君子不以微長競  
進義也以是特拜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廟序擬爲肖巖

詞林欽其文在天子乃齋心納誨豫事從繩爲悉撤鎮監亟罷  
內操唐宗之搢鷲以聽元成漢后之整冠以肅長孺方今於昔  
殆有過焉公方覃精翼亮靖其弼謨而讒囂旁睨瑕釁橫生密  
勿有按劍之形莊途發洪濤之壯一言吐氣百疾翻波昔佑甫  
除吏有未盡之嫌李絳任官攄惟才之慨當守皆賞其精誠達  
人不乖其親識况以事絕纏綿迹渺回穴徒以薑桂之鎔梅鹽  
遂起龍夔而噉禹禹微遭聖哲孰解風雷嗚呼人臣致王進必  
有歸端士持身終惟其始訟言受服貴者不稱寵利居功元賢  
所畏公不服自明引愆而去豈非得正而止履貞則吉者乎公  
旣自傷被國殊恩未逢休命粟繭之答園穹下齊藁木涓埃之  
酌海嶽遠媿蓬桑抵家甫半載豐體漸枯又值姚孟長之喪人  
琴俱絕壹抑旬餘遂終於正寢嗚呼索馬出閣葺相不以爲辜



批勅塗麻裴公猶云適體公不聽專一之絃未抵蕝薰之器浮  
沉枕坎十有五年鼓罷孳中六十餘日天子方思更韜其才都  
人已歎不遺一老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是之謂矣公生而頎碩  
揚提戴千家任睦嫻表素通理長安傳畫其像以爲信公鄰里  
各懷其風以爲子產登庸非久故啟沃之效多於匡襄淵鏡不  
溷則殆庶之模符於王佐自東吳台輔之盛壽位峙隆而聲名  
烜奕未有踰公者也公歿三年子秉始上疏請卹典得下部從  
致仕禮備禮也天子思舊輿頌方仲將以某山荷恩卜兆公之  
弟亨以文學直館閣實次其事命予爲之銘銘曰名位何常曰  
惟厥志朝隋升墉亦惟所視伊傅不作已歷千紀納溝瀆池豈  
獨子恥惟公峩然上師古人爲幹絕蘿爲輪絕塵不緣梯級以  
集杓斗遇主於衢納日出牖在承明廬如眞孝廉夏日其姿惠

風乃兼巨川多波肆折舟楫躡焉登岸亦何所懾竹塢栖遲石  
湖盤旋遠志終亦何所諉政無三月尤豈一語尼父接浙里  
奚相杵譬百練金在冶不躍鑄爲夏鼎乃逢不若銷鼎瘞金天  
地清曠拜日月恩千古浩蕩相彼九原賢者翩翩安知先生在  
原在天

韓海羅碑

張福永曰海羅者若海之父也黃子者若海丙辰會試  
分房所取士也海羅葬時若海已卒其子來請銘時黃  
子在石養

原夫梁奕敢倬孔樂之祚斯光夏陽分柯兩相之徽焉茂若乃  
梅州公之繇颺實始牽絲桐廬令之執英爰多邁種蔚爲山嶽  
表於昭明遂使哲人克生垂條九葉元夫踵武咸秩二宗豈必  
渭南天子自題忠孝之碑華岳羽人別誌神靈之表乃匯美於



璿源合芽於道核哉今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海羅公者  
諱鳴鳳字伯儀萬曆癸酉進士東粵博羅人吾師若海韓先生  
之父也家世清淑化鵲之印非雕尙素頌客剪匏之俎不改自  
桐廬公以來四世矣公生有至性長而宏淹再佩休徵之刀依  
然縫掖每閉長公之閣發以絃徽世無長者久矣民到於今稱  
之公父儒學博緇帷風高作傳邵武母黃孺人青車道阻隕於  
臨川公時獨板輿親膚垂臆攬衣號擗哀動路人庾公之栗繭  
未零康伯之絮霜倍慟卒使鄰翁致其楮檟楚人歸其賻襚可  
謂精搏回祿氣激江神者矣櫬還築廬磔磔之麓苦塊三年一  
日還家夜分雨甚從季止之下泣不可徒跣而去東向灑淚則  
栢竹俱枯默地省愆而鹿豕畢命行通冥漠理有宜然於是家  
奉爲師人立作表繫牛以往就陰執經而來成市又數年庠太

傅卒於閩中弟仲子刲股垂殆公奔走晝夜泔血至踵輿櫬  
入郭慟絕乃蘇依廬築塹如喪母時實有翠翡巢於簾阿數見  
青鸞竚於門外何光祿之於菟守戶契合同鄉蔡中郎之馴兔  
遠床類繁舊史方之何媿足則堪徵癸酉公登賢書又二十載  
乃謁選人爲高郵州知州大夫之馬久畜季子之魚不取朝襦  
暮袴見六轡之如琴載石還駒指孤子之似水時方屬國多事  
東郡穫薪戴星夙夜未遑單父之能兼輻圖書不藉延陵之教  
旣以執法左於郡公致使當塗右其吏調兩羣馬幾並見神君  
八則芳規尙垂刊署嗣守沅州施饘而庚癸不呼反風而圭瓚  
無恙佩刀之戶俱狎詩書結繩之民復蠲約束方當卻車輦上  
共歎異仁乃以守畔部中突來逢彼選錢遺父一祝成祠棄子  
餘黎長號溢巷信芷水之蘭蕙紉其芬芳沅上之鐘鼓神其



歌舞矣故夫軒裳者至性之爪髮政事者德行之輝景也裕於此則餘於彼珠玉眞素而禦水火藹栗易于以報天地珠玉非十盾之能藹栗非穀核之餞公影無獨媿行有相宣雖厥業未宏而卬須早就矣家食十餘年吾師始奮昆姓森然公車成行德璉之約從弟取戒隴西逸少之報謝萬欲宗石建公裁兼之故冒道器於自然用儲胥於不賈也公生於嘉靖庚子卒於萬厯己酉享壽七十復原官終於正寢累贈至今官賜塋祭禮也元配謝氏鳩鳩惇一錡釜思勤壺內舉無違言階前均其德產也四膺申命封太淑人生於嘉靖丁未卒於崇禎丁卯壽八十有一太淑人鍾氏吾師之所自出也毓自望族釐於興門寶井之源不枯玉山之禾可刈逮膺三命介受覃惠生於嘉靖甲寅卒於崇禎庚午壽七十有七皆能筐懿自將共承纜采鼎趾克相以濟祥光先後奉命與祭耐於宗伯之塋嗚呼有道而外何乏豐碑馬駿之條奚尚峴首必有命契園符道映素紱扶寸四合嶽瀆所受其風雲精霸九成日月所因而朝夕乃以發皇地德卓立人師非夫至性惇行如我公者曷稱乎爲之銘曰融都之府刊靈克宅螿弁移星神書啟石岑巘歷絡以宗韓奕江流泱泱含滄吐桑詩潤禮波以盟福慶派源自天輸漢一方越谿閩嶠吳溝楚水經緯星野匯於垣時斑虬文鷺以禦君子秘簡雲壇於皇所封璿璣齊之陰陽日中壬林孔嘉礪纓雕驥雲廡翠墀有隆天眷錫我文人芬博蒼燕亦左右帝以箴薰扇軼蕩瓊波宵窪曲江非無先猷以輝斯邦我公壽朋是從鴻龐人慕巍爵我跂通德有馮有翼以垂南極保曰利哉四方爲則

兩朝忠烈祠碑



黃河集卷之三  
洪思曰子武林乞身時之所作也子雖乞身在外時時  
念至上孤立劉姜高徐祁解張呂不數日皆逐歸留都  
亡在旦夕而馬阮方欲盡殺海內諸君子甚於漢熹平  
宋宣和時恐馬一且飲江羣小必擁兵自衛不戰不  
守亦不顧棄輿左右必無一死者哀於土木時矣黃子  
知其必至此也因反覆與歎傷心於是碑已而果然馬  
阮擁兵逃入西湖不復顧棄輿聖安銜璧左右無復知  
者臣子之情頓衰乃至於此啟禎三十六人與建文一  
百二十人之死古未有諸初立令有司建一三朝  
忠烈祠於神烈山下合一百五十六人尸而祝之以為  
日月也

以身殉道與以道殉君之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道足以生其  
身而後死之道不忍死其君而因以生之是皆可以不死故賓  
之死地而皆生其皆生者何曰仁也天下之可以殺人者二曰  
水曰火是二者人皆賴以生而投之水火無有不死者有道仁  
人必取其精神而用之仁者水火之精神也人抱形質而抱其  
精神見水則謂之曰水見火則謂之曰火見其生死而不見所

不生不死者故奸權賊盜日思以其水火殺天下而天下之鄙  
夫貪生憚死者亦指水火踐踐然以焚溺為戒卒之天下以焚  
溺坐死者比比也當天啟時太阿下墜天子制於大璫諸君子  
思還主柄持之大躁既而權奸煽熾諸君子亦坐死其於孽也  
為火為旱為焚突及棟及崇禎時王鎮上握羣工屏息仰命於  
天子諸君子承之大柔既而盜賊淪胥諸君子亦坐死其於孽  
也為水為潦為襄陵滔天夫以水火共持或欲殺君子或不欲  
殺君子而君子皆死者君子領水火之精神以蹈日月以其形  
質分天下之毒痛故出入焚溺而其不可焚溺者與日月薄射  
也凡日月水火其精神託於君子其沴見於天下羸絀朔望往  
往相食漢熹平時治鉤黨獄誅蕃武膺滂等錮天下黨人殊二  
百人及長安之亂諸君子無死者惟袁隗伍瓊周愨孔融楊修



五六人耳然皆爲卓操弄斧非有慷慨致身之義宋宣和時籍  
元祐黨人可百二十人豐稷陳瓘等僅得不死及汴京之亂諸  
君子無死者惟吳革孫傳張叔夜三人耳何粟李若水則猶之  
墜甕也我明初興尊禮賢士治藍胡之黨不及名賢迨於靖難  
諸君子死者百二十有餘人至於土木而衰矣故水火日月一  
盈一竭精神所託或侈或滅前後羸縮可屈指數也獨是啟禎  
之際諸賢奮發手搗霜雪與雷電爭烈雖有连瑞扇燄不鉢之  
於前黨禁株連不鉅之於後計自天啟蒙難殞身者十有二人  
曰楊漣左光斗周宗建周順昌魏大中李應昇周起元繆昌期  
顧大章黃尊素萬璟高攀龍及崇禎甲申之變致命遂志者二  
十有四人曰范景文倪元璐劉理順施邦曜李邦華凌義渠王  
家彥周鳳翔馬世奇吳麟徵陳良謨成德孟兆祥汪偉金鉉孟

章明吳甘來許直王章陳純德王鍾彥于騰蛟申佳圀宋天顯  
其遺逸遐方陷於秦晉及綏鼓死戰嬰城謝闕者不在一班蓋  
自漢宋以來死節之臣未有盛於我朝者也嗚呼學之不明道  
諛爲事功所亂鍾荀之鍼李杜榮翰之砭機雲康樂寄迹於蓮  
房文山託詞於黃冠不曰事猶可爲則曰思得一當是以徘徊  
顧瞻失諸一瞬而千古莫贖是猶臨泛濫而繫匏觀燎原而祠  
竈多見其迂愚諒下於溝瀆矣洪思曰是碑初傳一本有管夷吾數句在此句之下晚得楊岳  
武林所寄本無之岳常爲鄴山都講與余共理收文後入故仁  
越居西湖兩峯間與忠烈祠近楊本必詞本也今依之故仁  
之生人者殺之而愈以生水火之生人者生之而或以殺人不  
見夫不生之生不死之死展轉以避焚溺而卒不免者比比也  
虞部陳公來洽南關廉惠著於遠近遂捐貲貿地西湖之上得  
六一泉舊址背距孤山面臨鳳皇營構爲十六棟層樓九楹湖



水滌之以祀兩朝忠烈諸君子余至湖上覽和靖之遺蹟因得  
與虞部商略上下慨然歎曰死而可樂則吾將先往遽氏之言  
夫豈無謂者乎虞部又以南關小稅置為祠租歲時得尸祝其  
下因為迎送神之曲曰雷鼓闐兮龍在野雲離披兮龍血下龍  
上天兮星無光椒楸楹兮蘭不芳靈之集兮四國鴻八蹄兮麟  
九翼凌滄海兮拍白日靈徂征兮何不得息歸休兮此堂羅百  
珍兮瓊漿驂素虬兮駢文鴛維靈車兮繫靈馬執靈祛兮淚盈  
把珮琚兮灑灑晝不足兮宜宵夜雕舟兮鏤筵新夫君兮王正  
年靈參差兮無後先澹碧須兮馱青天靈何為兮中悃悃

### 吳山七忠祠碑

洪思曰子武林乞身時之所作也以區區之浙一日殉  
君而死者七人夫非生乎方卓于孫之鄉者然哉人皆  
曰科各之士實云天下羣盜一日陷京師又皆魚貫稽  
首寇庭而恐後人心乃遂至此哉時海之偉人倪倪文

正范文貞者道雖不行言雖不聽猶浮沈鬱鬱在京師  
一時可配食廟社而朝廷尸祝以救人心之日下君子謂  
其功可蓋自范景文至諸生許炎布衣湯之瓊三十有  
祠祀典為正祀自孟章明至侍郎徐標御史俞至虞七人  
四人為正祀自孟章明至侍郎徐標御史俞至虞七人  
為附祀凡三十有一人而武人不與焉浙人曰之七忠  
者是吾鄉人也吾私尸視之  
吳山之頂倪施周凌吳陳俞

高皇帝初下兩浙所徵辟宋章王陶葉吳諸先生議論最為近

古及靖難之會方卓尤烈洪思曰方忠烈公孝孺浙江寧海人  
建文間為文學博士卓忠貞公撤浙

江瑞安人建文間為戶部侍郎皆死於  
遜國之變甚烈在永樂時謂之靖難於是兩浙之行著於天

下施於土木宸濠之變于孫兩公洪思曰于忠肅公謙浙江錢  
塘人景泰間為兵部尚書死

於土木復辟之後天下莫不冤之孫忠烈公燧浙江餘姚人  
正德間為副都御史死於宸濠方叛之始天下莫不偉之匡

扶廟社天下閭巷無不識其姓字者非獨山川包孕亦其風教

然也崇禎甲申乾坤迸裂天子殉國一時士大夫魚貫稽首以

就寇庭蓋白石勒侯景而下祿山朱泚而上未有辱於此者於



時聞變決志者二十有九人而浙居其七焉上虞則戶部尙書  
倪公元璐山陰則左副都御史施公邦耀左春坊左庶子周公  
鳳翔烏程則大理寺卿凌公義渠海鹽則吏科都給事中吳公  
麟徵鄞縣則監察御史陳公良謨新昌則試御史俞公志虞此  
七公者學不同師而義歸一致振方卓之遺徽匡子孫之不逮  
其所以綱維世道人心不爲淺鮮也嗚呼澤下水決溝壑發志  
士之觀木槁澤中過涉存獨立之意猶是澤也或以蹈於溝壑  
或以滅其頂踵而聖人無怪又以爲通於義命者何也受其祿  
則死其事天澤所被以之歿身自周孔以前已取義及此也古  
之君子束身事君值泰否之會必知其禍敗所在反覆陳諫諫  
之行則君享其安身享其榮諫之不可則君與其危身與其辱  
辱之不可而後去之去之不可而後死之箕比靖獻於身而夷

齊槁骸於事後各有所取非苟然已也旣爲車絃所繫不能自  
拔棟撓而壓與世俱及則亦曰致命遂志而已矣命者天之所  
治志者人之所治也天人交治榮於皋陶壽於彭祖不假學問  
而與淵路共席嗚呼天下之大百年之內稱觴舉祝與附木榮  
衰者何限而苦於一決使孝子慈父無所施其禮樂則亦悲矣  
當漢末造蛾賊狐鳴遍於天下皇甫嵩朱雋盧植閔貢三四書  
生開喉仗臂使強寇授首於藁街逆臣納兵於虎帳彼其才豈  
能勝於七公者哉聖神歸於上則庸劣委於下進無苞桑之虞  
粹有飄搖之禍雖方叔召虎不能爲才是百世之下掩卷考時  
者之所同歎也今天子旣登極守高皇帝之業馴服禹甸表章  
守節死義之臣則倪公爲首加贈太子太保吏部尙書諡文正  
次則施公得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諡忠介周公得贈詹事府



詹事諡文端凌公得贈戶部侍郎諡忠潔吳公得贈太常寺卿  
諡忠節陳公得贈太僕寺少卿諡恭愍俞公得贈太僕寺少卿  
諡未子天子既將有特祠之命而武林諸子衿爰於吳山之上  
肇建合祠遂成崇構躋於同堂而伏臘尸祝之則亦霄濤所噴  
其英心紫陽所增其迨致者矣又為迎送神之曲曰幽雲侵兮  
白日曖蛇龍宮兮尚在笳絃吹兮莫哀靈紛霏兮從沛人恭桑  
兮敬梓回青雲兮蹈白水朝碣石兮暮滄海何有兮千里靈之  
來兮熊魂光江風飄兮蘭有芳翼踰踰兮鏘鏘斑斑兮有草  
靈之居兮不遠日未入兮去復反騰鴛魚兮婉婉桂宮兮檀館  
燕嘉賓兮集靈茹芙蓉生兮江之濱虹霓旒兮雲旗靈不來兮  
何所思靈之歸兮撼鼙鼓罷吹兮輟舞夫人兮自有美土靈何  
為兮愁苦夕昏兮朝曙春復秋兮日未暮靈何為兮含怒

### 王忠文公碑

洪思曰漳人之祀子充人皆曰祀忠獨黃子以為祀道  
時子打榕壇語門人曰子充處元未衰亂之世其學浩  
博渾淪一歸於道貧賤流落不改其志幸際昌期雍容  
講幄而不苟依附盡瘁罵脫脫以死如子充者可謂仁  
矣子充名碑

半芝山之麓東瞰朝曦有王忠文祠焉龍谿令蓼莪徐公所建  
也徐公為令既奏績將行矣諸生耆宿說所貌徐公者徐公謝  
不敢一日僕入郡諸公坐間談祠事且道徐公遜甚至也魏給  
諫中嚴時以抗疏里居謂公曰然其祀王忠文乎忠文判吾漳  
既期可以風土倫物大有所興勵且以祈永之疏當上意得環  
召則於是屬艸也去今邈未有阼奧徐公嗛嗛置意中今祀忠  
文為堂皇歲時集諸生頌客雅歌於吾漳源瀾甚遠且為徐公  
暢風教窮海上下無復缺事也諸公聽其言又一日僕見王副



憲而宏張聘君汰沃

洪忠曰汰沃名變屢辭徵辟海內僱聘君久以孝廉不應公車隱萬石山著書數百

卷時方編定王忠文集行於世可數十卷

舉給諫語汰沃瞿然曰果爾建白須讀書

人而宏亦曰是足張吾漳於天下矣自是而祠遂成祠成廣延

之數上視朱考亭下視劉愛禮

洪思曰郡人劉宗道明初儒者也其學亦出於伊川生平愛以

禮教人學者因稱為愛禮先生有祠在紫芝山麓與考亭相望今廢

舉履衡杖得相及也嗚呼考

亭治吾漳不暮年道化綱紀縻於心繫愛禮與忠文同時不能

鎮足坐講幄及今去之各數百年而都人士旁皇追趨若冀朝

夕者何也人生自呱呱至含歛各視所學其學遠聲息亦遠其

學近聲息亦近考亭與愛禮皆學程氏所得不同原本一也忠

文少學於黃公晉卿晉卿學於金公吉甫胡公汲仲胡汲仲曰

千古聖賢藉文而顯人託於道如不相及而道託於文如相語

也晉卿以是湛於文章其為文明靜淵粹和順道德而理於義

宋潛谿每見晉卿飯頃序置數十百言由根達葉常自茫然歎

未聞道忠文從之游汎濫數十年馳驅燕吳困於車塵幸及風

雲鼓其羽翰至使聖祖手其編詠與景濂軒輊上下翱翔嗚呼

如忠文者未為不遇矣自忠文蒞吾漳二百餘年而吾漳之文

藻風槩竦肅天下即不謂忠文興作其為忠文開采奚疑乎忠

文所論道推黃晉卿吳立夫淵源甚閎所論詩推高季迪胡仲

申風雅掩映與道相麗亦皆其鄉人也士君子生幸與明清先

正同其里閨又有良師帥匡其不逮辟咤離席正容銷意即令

曰講道其去道則亦不遠矣胡仲申曰予見子充詩唯讀之不

暇子充之學亦以求道而已苟得其道則其見於立言者猶其

措於事業也今誰復知忠文為求道而立言者方勝國時宋學

翻瀾有志之士皆舍津筏湛深獨著以脩詞立誠為本而其相



懋勉如此於以鱗翼日月乘昌運稱先鳴固宜耳子嘗過金華見其山川清淑大率似吾漳風土樹藝亦相近然自四傑先鳴而後負奇雋者不復如前吾鄉固僊於前而開杼於後蓋地道使然抑師友董率有懋故安得金胡黃高之徒起而襄立誠之事脩惡池頽林之祭者乎先是二年雲間何半莪督學來漳中所脩學租多羨金諸生請以寘祠中其前楹以祀忠文其寢以載督學及令公之績自朱考亭劉愛禮兩祠上下巋然登峯數百步而遠近師友源瀾之觀燦然備矣余不敏溷迹文藝於斯道無所聞知然幸託吾漳漸考亭愛禮之遺訓思一光大之今幸伏里巷與諸君子同時睹徐公之治聆中嚴之論溯泳前賢之業以爲紫芝天寶復與金婺爭華也不揣迂謬復述所記憶於此

### 王文成公碑

予觀於禮樂蓋積百年未備也夫亦待人遲久乃起其經制功德相爲近遠也我太祖定天下旣百五十年吾漳郡邑始有定制而平和一縣爲文成建置之始去文成數十年始爲特祠麗學宮又且百年而黎獻思之參政施公大令王公始議於東郊別崇廟貌所議別廟者以祖功德且正復祠禮也嗚虜夫豈其經始隳括不遠迨此乎亦各待人智不必身出力不必自己方文成初破賊從上杭分道銜枚趨象湖時我漳西鄙實爲發軔之阿旣再用師破橫水剗九連山東至河頭從民情設茲治則公聲名已爛然照於窮壑故公之殊猷偉績盛於虔吉收於南昌迎刃破竹則皆於是始也公旣治虔中不數至嶺左然以漳西不治則嶺左右皆不得治故其精魄所注在嶺左不下虔中



今自平和設縣以來百二十年絃誦文物著於郡治在崇義和平  
邈不敢望者豈獨其山川雄駿苞鬱使然亦以爲名賢巨掌  
高蹠之所專導靈宰實護之嗚呼士君子諄諄講道德理義命  
無大顯貴人爲之屏展前後則戎冠側岸者翻卷姍笑之及際  
風雲逢特達大者跨素臣享所未有小者順民情別地利爲蒼  
赤數萬食報無窮雖大君子名賢亦皆不能自知也文成之初  
涉江從武夷出龍場樵蘇自給蚩豕與居召僕自誓此時卽得  
山城斗大南面鳴琴其中豈下於中都之宰然文成廓然不以  
此貳念獨於文字散落之餘豁然神悟以爲聲華刊落靈冕自  
出今其學被於天下高者嗣鶩湖卑者溷鹿苑天下爭辨又四  
五十年要於文成原本所以得此未之或知也吾漳自紫陽蒞  
治以來垂五百年人爲詩書家成鄒魯然已久浸淫佛老之徑

平和獨以偏處敦樸無詖邪相靡其士夫篤於經論尊師取友  
坊肆買書不過舉業傳註而已是豈庚桑所謂建德之國抑若  
昌黎所云民醇易於道古者乎憶余舞象時嘗游邑中時時出  
黌西過瞻舊祠疑其庭徑湫側意世有達人溯源岵岷必有起  
而更事者距今五十餘年而當道偉識果爲更卜奕起嗚呼人  
學與治亦何常各致所應致治所應治者皆治矣卽使山川効  
靈以其雄駿苞鬱者暢其清淑令譽髦來彥沂文成之業以上  
正鶩湖下鉏鹿苑使天下之小慧聞說者無以自託是則文成  
之發軔藉爲收實也於紫陽祖禰又何間焉於時主縣治者爲  
天台王公諱立準蒞任甫數月舉百廢以保甲治諸盜有聲而  
四明施公蒞吾漳八九年矣漳郡之於四明猶虔吉之於姚江  
也王公旣選勝東郊負郭臨流爲堂宇甚壯施公從姚江得文



成像遂貌之并爲祠費具備屬余紀事余以文成祀在兩無可  
奏諸雅其別廟者宜自爲風因爲迎送神之曲其辭曰折瑤枝  
兮擣瓊糜思君兮中阻飢揚靈鼉兮播靈旗矯欲來兮何期大  
江橫兮大嶺絕射朝曦兮馬當發招余兮雲中遺予佩兮木  
末雖無德兮心所知昔曾來兮安足辭露所生兮雨膏之菊有  
芳兮蘭與吹追鄒車兮抗嶧馬上天兮下土不同時兮安得游  
登君堂兮不得語耿徘徊兮中夜令諸生歌之得毋以爲楚聲  
乎

案中夜下  
有脫句

### 周忠介公碑

洪思曰讀是碑與張溥五人墓碑知聖人  
之貴憤也帝且長寐安得五人復起乎

蓋聞之聖學曰憤師風曰奮不奮不憤白日眾寢天啟之末年  
上帝假寐奄尹吐光焚灼天下天下瞶然不知所且周吏部蓼

洲先生乃起而大呼以爲義馭之必且出冰勢之必且消狐魅  
之必不可恃嚼齒碎舌蹈死而不悔嗚呼非憤奮於百世而爲  
之乎嗚呼予觀天下治亂所託惟人與言選人而準天下其準  
一世或老或歿蓋三十年焉止矣撰言而繩天下其繩百世或  
悶或嘿或見或不見蓋寡有聞聽之者於是天地之罡氣有播  
於雷唇裂於電眦明白正告使士女雞犬蠛動之倫咸聳耳縮  
頸若洪水之將降蓋自顏真卿段秀實而後復有先生也嗚呼  
盜賊已成篡弒已形雖董筆南簡淋激丘山何當鍼芥之用卽  
不然疆弩射市鹿羣隕坑身值大殊何刺之有必如先生優游  
家居秉素字貞動未有矰繳之施出未有容默之討舍遽瑗之  
雍容樂史鱗之踔蹈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推撞逆芽振靡明報  
此百世而下懦士以之挺筋瞽夫聞而張目也嗚呼明哲之談



古用以明若否今用以守房帷危孫之權古用以棲亂國今用以酬興王周先生歷身中途讀書滿車室不知見險知止之爲智我無言責之爲裕哉以爲是駕道通徑奮憤而不爲也先是魏都諫被逮抵閩門緹綺四遶親朋漸絕先生獨下胥江持漿飯與共臥起以女女其孫戟手逆璫及諸權貴誓不絕口及姚詹翰持服削奪歸顯貴人不弔也先生引禮法大詬之凡先生所批繩必中其隱卻又顯治之爲賊於是眾起欲搏先生先生不顧也文學士湛持問謂先生曰公幸家居少瑕罅稍袋口足免何苦共死乎先生曰吾一官敝屣耳七尺可作砥吾用之矣安能懸目以視若輩居云何御史倪文煥以賊誣先生用削官會織璫李寶論吳撫起元減料誤運指公與周繆等六人門戶請託丙寅二月緹騎遂下下之日吳門書晦暴風雨五日平地

如浸吳中士民踴潦中爲先生號冤者闔閭巷詔不可讀緹騎索囚稍驟眾拳蹠上悉狗跳有死者公乃覓舢舨從使者陰度關公泣謝父老謂奈何以吾故累地方吾死自能殺賊勿憂公等百姓亦以殺緹騎故停詣闕率灑泣散去方是時吳中幾變吳中變則天下之咽絕逆璫亦藉是變色得稍緩旣抵獄天又大震飛石碎瓦木人畜相蹈無數公語同事曰吾輩精誠薄使天激如此吾死叫上帝速殲鼠輩無徒累諸蒼生蓋不二十日對簿死口齒盡折面肉爛不可辨嗚呼傷哉以公之精爽上感雷雨下格羣黎而不能寒一奄尹之膽彼未嘗窺書宜然諸權貴狃狃奚爲者乎先生始仕予鄉爲福州司李甫下車典謁請詣璫案公頃目視之旣數日廉諸虎翼悉寘長尾璫案恨甚會諸商闈監門訴諸役無狀諸虎翼縱刀矢有所洞傷民大哄璫



遂發火燒比屋劫袁中丞質其子留兩憲使意先生入候並執  
之先生持不動夜捕六兇畀之獄諸虎翼率啼泣請璫出憲使  
自贖也卽不可當以守令代兵憲公夷然曰罪囚無赦條憲司  
重臣無質理必以小易大烏知之乎當事者懾甚并捕諸哄民  
欲平之公曰爲百姓受虐故至此柰何復戕百姓平之乎急就  
釋之歡聲雷湧於是璫案心悸闔監門發疏不設動兩臺賴公  
自振急疏案罪狀聖天子爲毅然撤案歸諸悉不問嗚呼神哉  
顯皇之仁也微先生識不能使天子知一方民之冤微先生力  
不能使天子除十六年之醜諸當事者側目視公公亦決意挂  
冠通國罷市日數萬人環治而泣曰公去吾曹就死耳行李發  
者視城闔已悉壘石斷通路嗚呼直道之在民也義者與奮仁  
者與憤百艸屯蒙非怒不生詩曰民之方殆視天夢夢言夫不

憤不奮之不可爲治也以先生才挺晶白爲名銓識拔天下賢  
俊稍隱忍報天子不之而先生若此者豈得已而爲之乎張復  
之曰以李杜自處猶恐爲胡趙以胡趙自處何所不至當李杜  
時士紳猶在楯陛奄尹不過中令而枝孽放濁不可居忍諸賢  
驚創發據懲治之恐不及而後世疑爲已過其立心可知矣微  
先生千世而上乃使李杜孤行先生事父母極孝病服養不解  
帶居喪毀不勝不以貧故受一漿之饋在吾鄉五載日惟市一  
蔬旣秉銓歸四壁蕭然人稱之曰冰條先生歿不一載而聖天  
子出逆黨殛死公獨得贈卹異等謚忠介三世皆太常卿稍酬  
往者四世未葬之慟士民間者或泣或歌詩曰旣克有定靡人  
弗勝諒夫銘曰

汝南家世代有嶽崩非曰矯飾好是正直澄流礫砥義波海激



誅觀破柱各視其力以訛默容以極反側上帝者之駢蕃追錫  
膺滂慙過浩瓘寡色惟孝作忠惟名副實樹百世表爲千古式

### 姚文毅公碑

嗚呼堅麗氣降濬發之茂不迨殷周其道德豪傑之士皆驟起  
無所承自有漢而然矣間有之隱陸蟬綿印浦之數可得而稱  
焉若吳門姚先生世有懿徽發爲文章瓊口方舟沐浴天下予  
聞其語嘗見其人矣先生諱希孟字孟長有虞之允也明興有  
祖榮者擇配黃盛年而寡高皇帝首以飭行風勵天下旌其門  
史臣蘇伯衡爲之作頌於是姚以義烈起家二百有餘年文太  
君始毓先生先生淵源明德值貞元之會卓成名世宜其然也  
榮生華卿亦以節孝稱華卿生叔威叔威生梅谷梅谷諱翌始  
著高隱翌生畸艇君丞丞生白堤君厚爲沂州判官厚生五涇

君圭爲武陟令三世皆明經不樂折腰而畸艇以吳文端公婦  
翁嘉遜以老蓋自梅谷而然矣古稱戴禹宗測皆世遐舉爲有  
嗣異人是唐子畏所爲梅谷圖者也五涇治武陟不二年致仕  
簞室施生穎菴公汝轍爲南國子生以先生貴贈如先生官武  
陟之捐子舍也贈公年方十四毀瘠踰禮旣娶文太君是稱母  
師實舉先生先生未週歲而穎菴公辭世文太君方二十有二  
坐茶蓼中乳血雜哺又以征徭之累從父借雛鷄馳擔施太孺  
人抱先生躋公堂對簿是日先生正週歲踞堂上弄飴笑視施  
孺人孺人歸哭告文太君文太君乃益哭然心喜是兒有福是  
堂上人旣三歲疾疢幾廢矣諸大母衛之哭忽一夕聞庭中聲  
訇然如大鳥翼擊而去質明遂瘥是所謂大鳥覆翼者歟自是  
歧嶷善占對異於常兒外公文衛輝公以少府致政歸太君數



攜先生依外家見其先世縣籤積軸輒別識位置不爽衛輝公每肅客輒呼先生出周折爲儀詫客云是吾宅相無雙也於時相國湛持公甫總角爲諸生長先生僅六歲以甥舅篤朋歡衛輝公嘗云姚孫與吾兒異日當比珪廊序雖湛持與先生亦自謂吾甥舅於當世有二無兩也湛持公既蚤登賢書困於南宮凡十九載先生始舉於鄉兩人相視謂吾甥舅如檜柏旋葉無殊共飽霜雪耳及己未先生登第湛持後三年亦大奮去二公之於學同業識同趣操揀同勵品藻同旨音吐同徽體質同瑰而先生文采沈馥騷雅合致包裹六代邈乎踔舉矣先生既登第當選庶常諸前輩咸以人望推屬先生獨私念在東觀當三年倚間如何又東事方棘諸肉食者日發帑南下諚不得以一官貽母憂且需次補廷評之籍而太君獨發緘鼓先生讀書先

生於是膺選也明年具版輿迎養京邸而東事亦稍靖冰玉之供爲熊丸解瘳韓蒲州劉南昌二公每見先生必竟日宗社大計盈庭未發者必先咨先生楮落翰飛都人競誦於時楊忠烈公入爲給諫左公光斗在臺班與先生同道相勗每言世界既有缺陷止此方寸間缺陷不得耳及庚申七月神廟遐升光宗卽位甫旬日遑豫內醫崔文昇侍藥無狀浹月遂稱大行中外哀慕又有停封移宮諸恙事忠烈先後發疏皆從先生質疑義先生亦匡直不辭云故事詞林與言路踪跡微疎先生獨謂青史法從離若蟬翼卽後世誰從明其若否者旣授簡討爲史官於兩朝實錄多所論定於時名賢盡起田間葉文忠當國鄒忠介趙忠毅王莊毅馮恭定高忠憲皆在九列而湛持以鼎甲領望與先生翱翔及同邑周忠介嘉善魏忠節日夕講析首善之



堂商古摧今或值先生未至諸老必嗒然若失也先生既道廣折節下士賓從雲歸顧慎許可門無臆刺又每出東西坊必遣蒼頭報太君食寢數反乃已云何湛持以建言歸王莊毅馮恭定先後去國先生念太君初喜檄又已丑實錄未就不得發片語與渭陽偕南居一年請假歸而時事大變諸君子威感如漢熹平間矣里居既二年逆魏愈熾楊忠烈再疏討罪萬工部捶死而逆魏手滑先生與湛持日夕惋歎周中丞起元引賈彪事勸先生北上先生曰吾不爲范滂足矣至河而反是何人乎入問文太君太君欣然曰爾行觀之爾志行沈篤禍必不及既抵畿而楊左併虢忠毅忠憲同日解職舉朝汎汎方頌玉璽河清致符命之奉先生以仇夫人筦簾未安勉就房考是乙丑二月也考竣所獲如陳唐姜閃梁馬岳楊悉天下名士一時罕倫先

是冬黨禍已發諸君子就檻車壘無一免者先生出對友朋凝涕在睫入侍太君怡怡湯藥如平時太君亦微覺外間有異疾日欲遂不起先生三日絕水漿扶襯出國門跣走哭趾血目腫舟行至淮上見邸報知奸人受逆闡旨已得削奪之命先生入撫棺泣然出曰經年來皇甫威明之恥懷之久矣今成吾志又不於親存日奪捧檄歡是天之厚吾親也星馳歸卽金涇阡之旁誅茆作丙舍廬於斯金涇阡者先生所葬穎菴公子爲之作碑者也於是緹騎四出銀鐺相望先生念袁夏甫在土室中穴垣視母繫我獨無亦大慟祈死丙寅三月緹騎至吳門逮周忠介齊民數萬爲呼寃粹尉殺之當事者愾欲遷禍於湛持及先生先生數擬從三閭之後而朝議憚吳民恐東南遂叵測僅戮五人餘寘不問先生始放跡湖山高嘯縹緲幽探林屋自



號閩生道人閩生生之餘也先生初號現聞與內典通既以多  
難奉母故彌精於竺乾之言前輩中涉獵是學者稱內江趙公  
先生才似內江顧內江用而先生不用則先生閎深矣丁卯秋  
熹宗不豫逆璫謀變先籍海內清流五六十人欲勒自盡先生  
名在籍中事未發而今上從信邸登極海內始慶更生不月餘  
誅逆璫毀天下所狂逆祀明年戊辰崇禎改元以太子贊善徵  
陟三階以右庶子充經筵日講官知制誥先生狂講筵本正叔  
淳夫之意拔誠悟主又善爲言詞嫻威儀法與并致每出班黼  
屐必爲改容諸前輩咸心儀先生然諸奸人謀翻案甚厲閣中  
諸老以次罪去又適薄城諸不靖者借爲風雨值枚卜遂罷  
會推按錢宗伯之腕先生心非之也湛持又有所排擊不動於  
是銓輔構難欲先去先生次及湛持公庚午秋典北闈而冒籍

之覺發攘柄者猶以冒籍不足阱先生遂移冒籍而誅文因下  
二武生獄久之讞上先生以宮詹坐鑄秩嗚呼是足以快箕舌  
掩文昌矣猶慮先生以文行被主知恐一旦發夢迺陰摘先生  
講章中語腹夷之深先生弗知也嗚呼先生於羣小豈有誅觀  
之威破柱之痛而仇猜若此哉不過謂先生才耳先生才而用  
則諸番徒悉不得用諸番徒不用則此齷齪者率枕籍就死  
故其極費如此也以予所見則先生才悉歸於道先生爲文章  
韻事包燕納許搖筆傾世而未嘗以是自詡一也先生與人交  
無大小先造驪車肅客不憚寒暑見一善事及閭巷媿蹟輒手  
記咏言恐忘二也徑草蕭然木瓜不入賓歸如水竿牘不出三  
也儀觀如神明而不作貴容不作介色謝諸紛喜四也自宗族  
閭里嘗負我者率德報之未嘗頌誅一事五也天下才人率以



是五者領敗而先生無有顧以才拙何也予從其長君宗典見  
癸卯歲發願文謂之五律一日十不忘一日三勿起一日六勿  
言一日五恥一日三長率蚤悟合脩權借慈嶺實歸洙泗蓋與  
湛持公株葉及之丙子五月示微疾端坐奠楹湛持公實紀其  
事不十餘日湛持公亦去陶陶永夕是之謂矣蓋自公逝而岸  
谷屢遷又有甚於曩時者嗚呼公生已卯卒丙子享年五十有  
八元配馮宜人繼王宜人子二長宗典國子生次宗昌縣學生  
蕃衍子姓儒家乘中且葬為之銘曰

一言幾道貴於玉積玉盈腰安所支千言幾道貴於穀積穀如  
山安所貽清悶之堂天爰立額壁着奎南斗入絳趺之館天旁  
求驂軻服孔連春秋天之相人文行耳人之相天何異是上帝  
精微達相理現前大麓納芥子諸種種者已如此不朽之言但

皮裏玉書萬年託石史

碣

蔡梅巖碣

洪思曰人但知梅巖為本朝名御史不知其為仁人孝  
子也余初收文海外舟至鷺江逢其諸孫逆旅中因得  
是碣且為余道其祖善喪柴毀狀歸著其行於孝史天  
下盡服公聲名唯黃子獨重公仁孝公謂黃子必知吾  
哉行諒

蔡參知梅巖公既林居三十餘年名德被於南服自嶺嶠上下  
擾鉏負販逢漳人必問有龍巖蔡公者蔡公為御史持繡斧直  
道自命服雷行雲應爾顧天下亦多御史安所必道在巖顯者  
蔡公卒告其子延曰吾死誰誌吾墓司馬許少微吾之畏友梁  
山黃道周雖少必知吾行嗚呼臧辰之賢穆叔誦其不朽晏嬰  
之賢史遷願為執鞭異代尙爾何况同時僕既生晚不獲躬奉



杖履然早聞薛方伯道譽

張福永曰謂先正薛士彥子未為諸生時方伯已歸田間日與門人講學

梁山之麓黃子頗從之游

談謂其志義卓然人表今見其行事良然方僕初

仕公已大蓋天子愆疆場之務追念柄臣復故相江陵

洪思曰謂張江

陵居正也

之籍於時林皆起艸家無縣車公飄然絕意津路顧以江

陵厲餒四十年僅乃得雪當宁亦以公年高蚤見不逼也方江

陵敗時諸顯人俱蹈藉快意公時在雷陽見其子在戍所備楚

為疏請寬卹上十八日不下中貴人傳旨詰問事不測公坦然

謂吾自為聖明廣德耳如欲炙手者豈必雷霆之下乎自公疏

出而後稍稍為江陵寬者

洪思曰此時誰不怨江陵者方見公之不為已甚蓋仁者之惡人非不仁

者之惡人故仲尼云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此黃子所以服膺於梅巖也士大夫亦卒以是美談嗚

呼為名御史甚易為宰相殊難宰相得失問御史天下成敗問

宰相察宰相得失易察天下成敗難自江陵后吳門太倉亦皆

負洪流籌量百世顧一為珥筆點摘則已矣公與吳門太倉半

然否而顧皆無所倚柱常對客言士君子不欺其心則無怨於

人矜角尚碎金何況正人之骨乎自公為御史一按吳一按粵

在吳中劾西宦侯籍民田千餘畝築堤銅陵稱蔡公堤在粵中

戢瓊海諸酋撫綏三饒使嶺外偃然凡粵中人鑿井上梁輒誦

公名以為鎮福僕常過粵中遇行人無端皆稱龍巖來則俱以

蔡公故天下亦多御史行部不半載何所離屬百姓若此者公

遵養十九年間念粵民出督海南學倪旄騰歡謂今日猶見蔡

公既轉參政一日請告歸粵人攀啼舟膠不得發粵人即甚醇

亦獨為蔡公區區也公生甚蚤慧嘉靖甲子中鄉試年未志學

甲戌成進士授中書未及壯為御史聲名動宇內以不能要路

棲遲數十年丁未擁節嶺外又以事去是於功名之轂亦可謂



不炙也顧自天下名碩南服士庶無不抱公如蜀者奚必巍卿  
乎公筮仕卽著一書爲日省錄題其端云勿負君親不玷冠服  
自是每事必書朱墨以自考者五六十餘年事德安令公甚孝丁  
二艱哀毀三年與禮終始可謂世表矣公諱夢說其先莆人有  
子四人叔君善文章所爲行狀甚綿至僕不復文爲之碣曰蜿  
蜒巖阿唯其高矣湛濺瓊陽唯其遙矣橘頌蘭組洵練要矣堯  
仁舜恭吾安巢矣嶺海之祠夕而朝矣直道之在人永不彫矣  
視我蔡公神所勞矣

墓表

張大夫墓表

洪思曰大夫父子皆迂曠不合於世大夫年未四十而  
賦歸來日浮一艇濯足南谿之上扣舷而歌無復仕意  
雅自比張志和故子亦以此意表其墓云大夫之喪子  
哭之曰嗟呼紹和初亦告我造物相迫必爲山人紹和

荷見 事之日非遂  
謝公 未爲闕也

出漳西三里許有張家山古木數百章泉流其陰岡阜如宮堂  
紀相屬蓋爲張大夫墓云大夫者今聘君汰沃先生之父萬秣  
甲戌進士爲太平令稍遷鎮江同知則皆以文章故失權貴二  
十六輒林居蔣少宰張福永曰蓋漳上蔣道  
力孟育有張大夫傳所侮爲迂曠之性  
逕直自遂者也大夫歷官不五載林居三十年無所置田宅都  
邑貴人稀覩其面顧海內但云大夫嫻於文章嗚呼天下固有  
嫻文章黜於吏治者乎大夫所爲治自太平至鎮江父老猶有  
去數十年至今談之淚下沈瀾者大約清靜得蓋公之說也聞  
之張氏之先有遯叟再世而昌爲比部公綽事孝宗爲尙書郎  
自是七世第以學顯至神宗中大夫始與兄廷棟先後成進士  
張氏蓋已數世爲文章以至於聘君也余蚤歲及奉教於大夫



初晤次述班馬之同異楊荀之優劣河漢乎其言也既出其所  
為文章命余屬之則筆矯然已常過其南谿舟中擗篷入顧誦  
述如曩時雍容終日扣舷而歸有志和太放夏統太傲之思嗚  
呼此其人豈復近代中求之乎大夫林居益嗜古蔣少宰高太  
史鄭司農徐職方戴侍御時與聘君為元雲之會張福永曰時  
汰沃已謝公  
車蔣孟育高克正鄭懷魁徐鑾戴燦皆休官歸結為吟社之游  
而林深州德芬陳宜興元朋陳伯疇汪宗燕二山人亦與焉  
因就大夫所居側度壇游焉大夫暮年益園澹自遠歲時從南  
谿歸頃輒去濯足中流哦詠自適凡聘君高蹈脩古與時俗殊  
尚亦其稟受然也大夫名廷榜字春宇生嘉靖乙巳卒萬曆已  
酉享年六十有五子一名燮字紹和即汰沃先生也甲午舉於  
鄉至熹廟間不應公車歸隱萬石山榭戶著書可四百卷屢徵  
辟不出稱聘君焉聘君有子名于壘字凱甫十歲能文章十八

而殤大夫猶及見之凱甫少小從余游著麟角篇十卷一時稱

聖童焉侍父出覽天下名山歸著舒節篇十卷而聖童之名滿

天下矣後大夫數年卒然而大夫猶及見凱甫也洪尊光曰先

表屬子墓誌屬晉江何司空葬有日矣而何誌杳然汰沃乃請  
子為之今漳上猶存有張大夫墓誌一篇是也甲戌九月將襄  
事而何誌適至子欣然以為吾不若何之簡貴也遂改為表文  
文義一同前誌唯首尾差殊耳今當去誌而留表不立俱存也

### 徐隨州墓表

洪思曰蓋儒者徐中明也以才節仕烈皇間死於隨州  
甚烈故今人稱之徐隨州猶唐人之稱張睢陽也甲申  
二月黃子狂石養墓下諸子固才士能越數千里來乞  
銘黃子既以才節表其墓退謂門人曰徐隨州儒者也

與才徵節則貴節與節徵才則貴才標櫟之隕嚴霜行者不弔  
過者去之厲風而摧松筠鬼神為之旁皇天地為之低回徐中  
明死於隨州人皆曰惜也中明之節也予則曰惜也中明之才  
也以中明之才生於盛時雖百十日可了數隨州顧當崇禎之



亂以百十日之隨州了一中明惜乎中明之才也中明性孝友敦尚禮教時復跌蕩出氣諒少時喪母以祖命喪娶獨持枕塊臥壘廬不見褻褻鄉閭傳之及為博士謁選歸道聞司馬公疾六晝夜走二千里侍湯藥五日乃屬續以遺產分七弟捐其祖宅讓仲子自取硯礪即司馬公亦以吾兒為難能也方傳永嘉時葺學宮清塗租為秀才請生母喪辭豫闈之聘粹然成一儒者及為重慶司李釐剔任勞怨所視大小獄囚疑誤者立省釋之至九人初下車諸商行戶以成例為請公麾之曰去勿恩乃公乃公無所事成例為也每下視庫絕宴饋一時風紀肅然江水之間左道妖民屏跡方外諸辭訟悉就治審結一歲聞請銷至七百餘件渝州之民俾寧謐焉方是時楊武陵為督師張福永曰楊嗣昌武陵人以奪情起為兵部尚書上均輸事例當上意所遂兼東閣大學士為督師時嗣昌丁母憂才五月天下非之所

過輸餉緩五日者以尚方從事檄到日椽吏惶懼公夷然命取倉穀四千石碾米以待若無事者其平買起運悉取農民自認以多寡輕重別其功紀商民晏然故渝州政理為天下最也臺使者從理取遺才欲用兩賢令公從簾下爭之晷移一尺使者悟乃止公既骫骳不善事要人彼中司銓者忮公考選俸將及輒遷公隨州隨自丁丑以來再破矣煙戶僅三百渝人士留公者車塞於道兩臺欲為更請公謝曰王途多難非臣子辭難之日且吾不往又誰當往者持襍被歸訣司馬公於墓曰兒此行不反矣諸宗老強留之信宿不可盡攜家資入隨州以庚辰十月抵任抵任之日方巡城有馬從北來云有大兵公於是繕一室城樓之隅曰吾寢處於是矣明日果有周帥持兵至號數萬索芻饗甚急公局城誰何之兵大怒詬出公乃開門出見周帥



曰隨一孤城自炎酉以來無歲不兵又饑且疫何所得應急周帥聲色俱厲噪者如虎公笑曰吾向在蜀作監軍士不敢譁今朝夕監爾命且下矣誰健者周帥氣懾夜遁去於是悉以家資治戰守具豁荒籍募死士築馬道製火器明年二月賊陷襄陽乘勢欲東四月破信陽應山德安遂以十萬眾壓隨境公約諸將歃血死守公次子梁自守西門募人乞師而巡道持不下越五日力竭公猶嚼齒從南門督戰陞北門入公迴蓋接踞馬上罵賊鎗正中面刃斫鼻眼猶叱叱不絕口遂立解死梁至哭父屍賊亦橫斫驅去鬻死公妾趙幼女申姑及婢僕十八人皆罵賊死明興昇平二百七十年驟中寇死難之烈未有如此者也錢宗伯曰守隨之事與睢陽異睢陽江淮之前障也拔雍而扼睢僅可以保江淮隨承天之後翼也越隨而保郢則無以蔽陵

寢公以死守隨隨雖破而寇力已殫陵寢晏然隨破無復守隨者賊再至漢東而承天遂陷故公之以死守隨功大於張許而諸道之不救隨罪浮於潮琦嗚呼知言哉公諱世淳字中明南唐吏尚書鉉之後宋學士邇從廣陵徙盱眙南渡後錯居海鹽山陰其後從外宅居嘉興明興有竹谿公仕粵卻金再傳學周爲雷州同知生必達兵部右侍郎贈尙書皆自有傳公其長子也公慎交與重然諾有李布之譽與嚴卿仲孚屠生交終始不渝仲已通籍嚴天而屠隱公在渝州念屠親老購良材貽之材至而屠歿傳者以爲神贈在長安以白金質紫貂裘家董不戒誤熱坑上懼甚公怡然曰誤耳奚恐竟倍償贖者其器量如此方淑人之將舉公也雷州公夢文宋瑞至旁植一幟曰明忠因以明忠字公司馬公又曲呼之曰中明復去心焉蓋五十七年



乃驗公申戊午舉人先娶戴相與甚莊生三子長森次梁及彬  
梁以節旌而森以才顯繼娶包仁和包憲副女生一子桀俱有  
後公之遭難年五十有七贈太僕寺少卿與祭葬建祠蔭一子  
入監讀書錢宗伯深以是卹典為靳也嗚呼隆殺何常亦顧人  
行諒何若耳世有隕師自斃都上贈食金吾取徑累代為綸扉  
宗社逃死者矣豈足道哉豈足道哉為之表曰是明隨州知州  
徐中明之墓其魄江漢其魄茲土是以才節墓不以宅兆墓故  
其魂魄浩然表於千古

贈考青原公墓碑

謹按道光七年丁亥漳民有圖侵石齋先生銅山城  
外先塋者是冬先生祖墓前後石苔結成黃山黃界  
各兩字餘作黃字者八九處郡紳士皆記以詩奸謀遂  
寢嗚呼先生後裔式微孰能出而為九原禦侮乃鬼  
神呵護之靈足以禱貪夫之魄而保吉壤  
之遺信乎忠孝上格於天雖百世不泯也

於乎是我贈考青原黃公之墓於乎公履仁導軌隱德藏器迺  
不於身於其來嗣於乎公逝蓋十八年乃應錫命明年乙丑文  
母旋自京師迺葬我公又明年文母則逝明年丁卯始合葬於  
茲於乎惟二人乍德飴我來人亦惟來人乍德我二人其享之  
於乎永世念哉公行十九小諱季春字嘉卿銅陵人呂字行生  
甲辰徂於丁未妣陳氏行三生戊申徂景寅蓋百四十三歲葬  
於縣北之州市山子長士珍次道周是肇封俾於有廟時丁卯  
天啟七年男道周志

附錄原碑篆文

乃於乎我贈考青原黃公之墓於乎公履仁導軌隱德藏器迺



竊黃公止墓後未  
出頭名德欲日愈  
壯盜圖口下碑石  
日陸又無紹宋公  
合十八年圖後  
明

旋崑崙食不圖  
出又明  
墓紹紹宋  
火



我欠日其食止  
 解未  
 刃世  
 爲  
 十  
 刃山  
 體  
 卷  
 世  
 變  
 變  
 變  
 生  
 平  
 履  
 復  
 解  
 其  
 未  
 那  
 解  
 也  
 於  
 參  
 生  
 戊

自  
 復  
 景  
 命  
 合  
 宜  
 日  
 卯  
 十  
 易  
 越  
 蓋  
 于  
 變  
 其  
 止  
 州  
 平  
 正  
 子  
 其  
 亦  
 珍  
 泉  
 然  
 合  
 是  
 變  
 其  
 壯  
 修  
 于  
 司  
 歷  
 其  
 心  
 罪  
 丙  
 其  
 于  
 秀  
 助  
 然  
 合





許太夫人張季伯母傳

史周曰予聞之敬姜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夫亦其天性實然豈在瘠勞哉魏稱園桃之區民貧而多思然自鄴都以來峩賢相耀跼屣鳴箏與燕趙比盛世通人逞逞蟬綿漳河之肥渙於溱洧其賤仁義而尙富厚固也磁州張司馬與予交垂二十年嘗稱其鄉鐵鉉李己之賢也奮於義不顧身蹈害而不避然而司馬際明時爲言官批卻導窾動中倫慮使觸者不忌覆者心折卒無所爲呂梁孟門者蓋出入垣都計天下用爲顯諸侯通達矣猶私好予磴磴迂儒嘗從長安過予執手道烈士之誼歌先王之風意殊欲然謂有進於此者曰明發邁征而已予繹其意多有所眷容託於古飲御受祉之倫旣乃讀倪鴻寶所爲洪川先生傳知司馬公二親在堂施家政正容悟物不爲踔厲之行



許太夫人又甚莊稱母師司馬公每從千里外奉慈諭希臨甚  
恭予乃嗒然歎賢者之遠也蓋將以是導順銷萌於天下歛福  
極以奉天子是洵所謂張仲其人乎何必猥之云予因從司  
馬公得太夫人內嬪作許太夫人傳許太夫人者磁隱君碧溪  
公女碧溪慎擇壻而歸於洪川公洪川公父克齋篤愛予以洪  
川爲其兄後時洪川尙有弟及弟幼洪川意殊惻欲歸克齋間  
許夫人曰父命也又承嗣父權既有年誼無所別於諸父乃并  
稱兩父以生父之產散於族人迎其生母及所嗣之嫡母養母  
爲一堂承養無閒君子謂之道謂其承祖也不以弟幼違父命  
不以正父後遺嗣父後不以嗣產掩父產時夫人歸洪川公十  
餘年矣每事取裁公成而衣之已舉司馬公及二弟家亦稍落  
洪川每鼓篋歸問家政夫人不置策口授如畫間談諸族人非

意相干夫人第曰謝之勿以是失宗族歡諸姑姊未成立者咸  
從王母嚶媪成之姪女早孤凡服食撫視必先已女其洽奩視  
已女爲豐晨起任機絲軋至夜分不怠持筆影視僮婢後者  
鞭之飼鷄馬粟棄地者立譴於是家人嗃嗃咸稱嚴師予因誦  
敬姜氏之言也夫豈有社賦辟愆而然乎楊誠齋身爲轉運其  
子亦爲粵牧伯夫人羅常於圃中種苧課紡織至八十不衰蓋  
自敬姜而後有羅耳今洪川公身領專城司馬公都上卿而許  
夫人恆有絺綌紘紼之思異於今所爲都君者矣司馬公初爲  
蕭縣逾年調泰興獨與太夫人俱太夫人念輸輓煩重諸逋負  
者銜瓦破家約司馬公擲畜至三千金當爲民買漕米紆其力  
司馬公跪受教積穀舉贏佐以雜碎上下之凡二載可數千金  
代民買漕米五千石免下戶徵輸一日舉簿告太夫人太夫人



喜曰而今真吾兒也卽如孟仁躬結網捕魚作鮓吾食幾何卽  
不作鮓甃社之釣者亦寧望腹乎司馬公旣起家拜瑣垣奉  
太夫人板輿入長安夫人旣曰而能自作官吾歸執家榘自是  
夫人皆家居與洪川公陶陽齊眉諸孫甘許人日就訓討常示  
諸孫云爾能讀且讀耳不能自牧母効人畫虎刻鵠也見穉子  
擊毬黏竿放風鳶弄車卽怒不視曰入田觀稼從小看大柰何  
聽孺子逐逐耶司馬公旣領兩粵被覃恩獲三世封太夫人猶  
瞻瞻於二父三姑曰并封乃成吾婦事又貽司馬公書曰寵不  
易居尙慎爾載此兒循牆之日也吾日飯六七孟間視女奴浣  
衣補綻無煩內慮亦無所需南海之藏倚戲此其人雖敬姜奚  
加焉爲之贊曰天闕彤管隆於翟弗慈儉之寶其懃之率譬車  
大載爲鼎有實舉案由房曰宜爾家諸于六珈以承三姑厯眉

戴勝受之王母位我碩人以綏君子曰維六行上帝所眷賁桂

攄芬南極司券何必執經徇而升殿

案此篇爲磁州舉人張錢

手蹟卷子同安劉縣尹宗成宦於畿輔得見之錄稿寄示亟補  
棊之張司馬際勝國鼎萃之後養母樸園以天年終其子亦名  
進士官至祭酒附識於此



黃漳浦集卷二十六

墓誌

施忠介公墓誌

崇禎甲申之難諸君子負氣節砥名諍無不死者而浙東為多

張福永曰甲申之難浙人之以死殉君者七人上虞則有倪尙書元路烏程則有凌大理義渠海鹽則有吳給諫麟徵鄞縣則有陳御史良謨新昌則有俞御史志虞山陰則有公與周太史鳳翔何兩浙之多忠臣也今浙人建七忠祠於吳山之麓尸祝之請黃子浙東故多君子而四明施公治吾漳其聲迹獨著漳

人聞國難則悲愴相告曰宗社則有事施使君其死矣已而果然信其教也公死時猶在東長安門聞先帝遐升拊膺慟哭冠帶伏闕題其几曰媿無半策匡時難惟有微軀報主恩遂投繯死僕遽解之少甦厲聲曰若安知大義更進毒酒頃之九竅血裂而逝嗚呼方公之在銀臺坐予株連罷去

洪思曰黃子在詔獄時公駁涂仲吉



救黃子疏曰寬以俟之仲吉疏又上公又駁曰存此議論仲吉  
疏又上公語之曰吾與石齋先生交最厚故不欲以過激僨事  
若柰何欲速之仲吉復一疏上言公亦未嘗以臣言為謬不過  
畏罪患失遂阻千秋之論撓忠義之心墮聖代闢門之典然臣  
頭可斷臣疏不可抑也公乃二疏俱上烈帝怒公不卽糾參且  
謂寬以俟之存此議論是何臆見也仲吉乃廷杖一百下詔獄  
公亦以是罷去及再召轉南通政陞辭疏四大事深切時政當上意已  
出都三日遣中使召還上面諭曰南京無事留此為朕任諸要  
務因賜酒慰勞之推少司寇及大司農不下明春擢副憲公自  
以特立承主知無所圖報又寇警已迫樞密杜門匿牀下宰相  
團鑪而取錢度必死遂先一月遺書辭家人曰吾身業已許國  
脫不虞不必哀苦及賊至屢促張司馬厲兵固守飛檄召外援  
至動色叱罵而去云何遂有三月十九日之事嗚呼張巡雷萬  
春異人者乎夏傾無所用一木為猶憶公之治吾漳也五百里  
內部伏情弊無所不悉又能知其里貫姓名每有盜發輒曰此

必某也著某捕之立至無有鑿者治郡五年為監司三年諸貪  
墨之吏率解綬去無賴子弟扞文網者輒付之法無敢怨者方  
李崎亂時躡濱海幾遍援往例請就撫公力持不可與鄒中丞  
璉悉力定之海外以安及劉香被猖鄭帥幾為卻步公繫其母  
錄其徒眾誘之海隅卒授首焉凡為漳築關城鎮城三兩處皆  
不費庫錢民樂趨之應時而具余嘗謂公以公才任督撫一二  
年可使盜賊駭散邊圉不驚公因以病略略不樂外任也已卯  
從福建方伯入為光祿卿振竊剔蠹革中官占役者所有以數  
萬計會上供米浥蛀請暫折白糧以佐司農中官訾其徇情議  
奪精顧終不能違也初公在工部時魏瑞正熾以餓驅諸曹就  
已無免者有詔委公拆北堂尅日完工計當以侵損為罪忽狂  
飈起北堂盡落公得脫然時督琉璃黑窰二廠馬瑞趨作獸吻



欲依嘉靖時舊式公苦無所得夢神告以南方數百步沙土中備有之晨起發地果然於是稍遷屯田司郎中而涂文輔以中官監督二部公恥爲之屈乃請降俸領漳郡去嗚呼公不死於璫而後死於賊不死於殉名諡而死於殉社稷昔之殉名諡曉曉皦皦者今皆得指之爲奸邪門戶而公歸然獨以千古不死名予至會稽弔諸賢者聞其內行孝友甚敦至嘗買一婢入門問其姓乃同邑侍御任雲門之女孫幼賣於史氏公爲泣然曰青蓮有女以異鄉流落吾安可以此辱先達之裔乎遂具衣冠告祖廟命爲次女擇婿嫁焉洪思曰今名臣言行錄謂公勇於爲義一日見婢掃於廳事至東隅凝視攤簪而泣公見而問之婢曰此吾先人任御史之宅也吾兒時曾墜環於此不覺悽愴耳公卽分其嫁女之資擇士人而歸之惜未及告廟命爲女一事之佳與魯庶常太偕同年庶常卒於邸子伶仃甚遂以女字之此其人卽不死社稷足風百世而又死社稷故其顛

末與文成忠肅張福永曰王文成公守仁餘姚人于忠肅公謙錢塘人王于皆浙人耳似未易與公死社稷爭

也烈爭烈也公諱邦曜字爾弢號四明萬祿己未進士生於乙酉

繞甲始周元配虞贈淑人繼金累封淑人子欽邑諸生金出公

之先明興有高祖信爲漳平令再傳爲雲龍公是生承雲公皆

以公貴封參議大中大夫宏光元年已得請贈諡卹典有加且

葬矣爲之銘曰四明嶽嶽蹈古砭俗遇煩能斷當軌不辱治郡

之才逾於趙張使總雄職厥有紀綱初懷愠悄終則無悶天傾

難支驥老益奮唾司馬面挑中貴手恨不秉鉞削此亂醜垂言

蓋棺風雷生哀嗚呼萬年其誰不懷

左忠毅公墓誌

洪思曰制科之士唯知作官何知國家有婦寺崔呈秀輩方幸國家有婦寺則官易爲也五虎五彪幾亡人國傾危如熹宗間非有楊左合二人之心血合二人之聲名復合高魏周繆諸人稍稍與之爭而國幾頓矣故倪



文正公云當昌啟之世  
稱揚左猶漢曰李杜也

夫持危定傾之士併其心血與天地爭勝驟不能勝天地而天地亦卒不違之昌啟之際國家遭於大厄光宗臨御未逾月龍軒猝變中外旁皇諸閣老竭力常恐不支左右顧重惟二臺省二臺省者楊給事公漣及左御史公光斗也二公定危疑植大義聲名相峙而左公又以屯田學政特聞方庚申八月紅丸禍起楊公以與顧命每事商公公恆造膝未嘗不慷慨流涕也諸老闇大體以婦寺名愛新主未宅宗而李選侍趣大封據乾清宮聲言欲垂簾決事上居慈慶從乾清取本中外沈沈視二臺省發揮公見事獨早持語甚厲每云上年十六不宜託婦寺之手內寺時時謂必仗公及諸臣疏請移宮中使橫馳索左御史謂左御史主使公立墀下簡殘藁付楊公曰斗命盡於此選侍

不出乾清宮斗亦不立螭頭之下蓋後二日始移居別殿而諸

造逼脅陰射者日益聞賴上持聖母陳陳一作隙語未變也又數年

乳母客氏寔用事羣小伏其門鼓魏忠賢與對食甚歡漸關朝

廷事公歎曰此禍成倍於他日矣於時南樂始柄諸老先後罷

去公為僉院與總憲高忠憲公掌科魏忠節公張福永曰謂高存之攀龍魏孔

時大中也忠節一作忠介非是歡南樂偶失儀魏公繩之急而崔呈秀適回道

公與高公核其貪呈秀窘甚竄身於璫璫欲遂不可撲方楊公

暴魏璫二十四大罪時璫意微創也羣小為之畫策曰去是數

人者萬歲矣於是卿寺有名目者迹盡削而公論南樂及三十

二斬罪持不下洪思曰今名臣言行錄言楊忠烈二十四大罪之疏上公亦卅三十二斬罪之疏繼之未上而

謀泄即矯旨削奪歸頗與此異何也居數日有旨削奪公持襍被策蹇出國門羣

小遣邏者露索見公蕭然意阻也而移宮之禍於是并發謂移



官謀出王安諸臣藉王安攻魏氏無當乃撫一中翰引交通律斃之矯旨逮諸臣而楊公及公爲首公引楊椒山及滂母事別二尊人從容告諸子弟曰幸讀書勉爲善勿以我爲戒諸鄉里倪旄奔走號慟或數百里外謝不絕至黃河乃反旣下檻車抵詔獄勒贖二萬赦所在繫家屬比追而公與楊公已同斃鍛鍊之下時丁卯七月也嗚呼天乎太祖高皇帝手滌日月有大功於天地其謨訓嚴肅度百世非婦寺所能亂有亂之者不數載隕隕然旣二百五十餘年天地假寐太祖以其靈爽驅策二公奮擲暑洪思曰暑一作暴非暑音庖呼寃聲也呼以寤天地有寤天地者太祖不惜以其聲名袞耀百世而公與楊公是矣公之先有左難當者爲唐帥封王廟食於涇明興徙於桐世有隱德至公乃以丁未成進士起家中翰癸丑擬授西臺己未命乃下巡中城捕治諸

銓胥假印貿官者銓實爲清旣領屯差上三因十四議以爲屯之廢在不力田不力田在不知水利不知水利在不知勸相之方請以屯田一事另舉核又言募民墾田數挾勢不能久宜倣漢力田科使州郡以田爲殿最且使人自爲屯立屯學補屯博士弟子江南富商子弟願墾田青其衿者擇便自効方是時諸璫有矯東朝令旨索嘉靖時絕莊頂償者公正辭拒之璫弭耳去東朝亦不得怒也旣改理學政北人視學猶視田食者不力公以興屯視興學不力則不食之也凡閱卷自炳火達夜或謂其已煩公愀然曰吾嘗食報於此矣諛不以鹵莽芸人且使吾子弟於此邁種也蓋自公之理學政而北人興學猶南人之興田又以其暇日闢射圃親課射請開武學布經武淵源於學宮故十數年鄉會教射及小學盛行皆自公發之鄒吉水

張福永曰謂鄒



忠介也名元標吉水人爲御史嘗言三十年前京輔不識稻藁

比來薦艸西地左滄嶼之力也某嘗過京東諸州縣問長吏及

諸弟子二十年來督學誰廉能者皆曰左公左公不受薦不受

謝薦亦不薦受謝者左公卒以是廉能死而羣小猶欲追謝薦

之賊夫當漢神爵甘露間道稱極盛趙廣漢韓延壽爲京兆去

天子尺五治皆犁然當於人心一旦坐畫旛幟龍蛇與丞相攻

訐伏歐刀輦轂之下無敢爲白者是猶曰奮激使然左公謙約

以冰蘖自治輦轂之下尸而祝之卒不能以尸祝勝舉訛嗚呼

豈非天平公與諸公歿不數月而烈皇出魏璫父子凌遲死諸

彪虎各正法誅楊忠烈周忠介魏忠節高忠憲俱贈卹予諡而

公與周起元繆昌期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顧大章袁化中等

各贈官議諡有差又十餘年而公易名之議始定洪思曰公先止得贈太子

少保廕一子故天人爭勝之會雖聖人不能自持也其勢決

者與之挺白其綴長者與之遲久挺白之與遲久天若睨視之

以得其則羣天下俊傑無所用其智力故謂羣小能操鉤繩

掣人於先曳人於後則亦與羣小之過也公諱光斗字共之別

號滄嶼眾稱浮丘先生其事親孝處兄弟友律身嚴教人以寬

狂鄉黨無間歿年五十有一既得祭葬逾十載天下能言之士

多爲之銘者而御史三山公又命予銘之爲之銘曰千鎔貴斷

岱華貴峻非爲德報亦植厥性斬此蛟蛇射彼虎兕匪爲命故

不敢逃死千鈞之轉僑於跗石支不壞者其血豈碧膺滂紕後

固喬艱步豈若否傾遂逢泰王湛漢之波漑彼淵壑日月飛湧

以照璠玉白爵黃芝隕星射昂匪獨關西僎彼大鳥直道之彰

以鼎以鐘子子臣臣錫類安窮



馬忠簡公墓誌

洪思曰在魏客時漳上之有周馬猶吳下之有魏周也人謂魏忠節之死也周忠介以女妻其孫而亦死周忠惠之死也馬忠簡以女妻其子而猶得不死人咸以為異吁長者也夫故天子憐其朴忠忠簡一疏婦寺皆怒言六不便直於忠惠而忠惠之死也死於道學忠簡之不死也不便死於長者凡羣小之怒道學甚於怒長者此黃子為周馬二公銘墓意也

幼思馬先生者具至性抱痛明發自西臺登三事常衣布素茹淡以志所思視其人椎樸長者也然遇國大政眾喁不敢出口輒明白擔荷不辭方萬秣末載 遼瀋甫窺河西經撫交

猝不力并驅入關時論久未定公在臺主讞奮筆曰為邊臣聞

寇至無逃有死經撫俱喪地躲身又何所短長乎天啟中年璫

魏始煽保客有鷲洪思曰謂逆璫魏忠賢與保姆客氏也時客氏已稱奉聖夫人矣乍出宮內

旨趣之甚悲慕廷臣疏上輒切責詆欺公因言祖宗家法親王

長輒就封太子册立後居東宮家人之間至為嚴肅今客氏一

保姆長居禁地壞家法不便一宸居宥密慎閑防永巷之人得

恣意出入不便二且女德難終婦愛不極既乖貫魚小星之序

可無履霜堅冰之虞不便三又有權璫操其線索涓涓不已將

成江河不便四出入非時外廷必爭爭必激激必逐以保姆逐

言官累聖德不便五事關國體責在輔臣輔臣不主持則貽譏

青史主持不得則天下以保姆重於輔臣不便六於時朝廷春

秋鼎盛而內旨數侮冲王公又言陛下天縱批答若流在宥以

來視漢昭辨詐時又數年矣安可自命幼冲以詆欺責臣下乎

疏上璫怒甚將予杖福唐張福永曰謂葉文忠公向高也公福唐大時為東閣大學士言雖不用猶

言時猶在閣力爭之得奪俸一年上以公朴忠與視屯馬事竣得督學北畿公之督學與視屯馬皆踵左浮丘洪思曰謂左忠毅公光斗也公



號浮丘時與楊述共王三  
案者一時海內稱楊左故與浮丘交甚驩損益無間也而趙

高邑爲大宰公布其文於學宮會高邑有所去取逢羣怒浮丘

攻魏璫猗四發天下岌岌莫必朝夕公得以例轉浙江參政歸

於時璫燄將遂焚鼎海內名賢羅織盡矣吾鄉周仲先

張福永曰謂周忠惠公起元也公字仲先忠簡素與之善以其女妻其子彥基自謂宜有緹騎之至也已逮斃公未仕時

嘗夢值一綽版書西臺法從名與仲先相亞也及仲先歿羅織

者未已哀輯要典得公所議三案事居多緹騎且出公餐寢如

常時謂所親曰卽不測命耳無負諸君子居亡何今上龍興

黨歿死公用屢薦起南大理丞擢左通政會墜馬折肱屢乞休

不允乃改南京太常寺卿尋進督儲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

史公之督儲也建德鄭公

洪思曰謂戶部尚書鄭元岳也名三俊建德人時爲大司農相與切劘進於道德遇逋胥逃弁但勸之輸納勿以涓埃觸於

請託受事年餘所完額至十餘萬鄭公常歎曰賢者不可測馬

劬思乃清辨如此既進右都御史掌南都察院事以祝釐行給

三品誥命祖父母如前官聞賊陷和州含山兼程歸與諸卿議

防守甚設又頒保甲書勸富戶積穀請諸宗勳宦各蠲助萃備

於是留都晏然反側子不作公之力也事平米價翔貴諸積穀

者得翹其直民亦不飢咸神明頌公而公已病困幾潰在牀簣

間聞司城關說盛行猶口作教呼吏書之令勿以請託敗公事

歿之日旁無媵侍家僮數人行筇蕭然訃聞上予祭葬贈太子

少保公諱鳴起字伯龍萬秣庚戌進士五世祖環爲左史守普

安州有聲環再世應宿應宿生性愷是爲兩贈公黃大母林大

母俱贈淑人公十齡而孤撫於大母庚子舉於鄉十載乃成進

士爲浮梁令調新建兩邑之民誦之如慈母公每入長安必取



道江右江右父老必數十里迎勞曰是吾之桐鄉也公生隆慶辛未至崇禎丙子以盡瘁卒於官享年六十有六上遣國子監博士魯鑑諭葬已卯春開兆於漳之江東浦西之南至癸未秋乃克葬諭祭一壇為之銘曰齎齎法從天所旌兮峨峨碩言為世經兮上從列宿扶華慶兮下與貞夫游九京兮金鏡不蝕全令名兮龍章煌煌開茲瑩兮

### 涂納言墓誌

張福永曰蓋涂德公之親初從高顧為東林講學之游後乃忤璫引疾歸今以德公之名動天下人益重涂銀臺一椽矣不待是銘也

所貴秦匱者謂其立照也秦匱不立照則無為貴秦匱矣所貴吳鉤者謂其立斷也吳鉤不立斷則無為貴吳鉤矣吾鄉固多長者予鈍且陋寡所從游然猶及見納言涂公公自銓曹歸予

初登賢書入謁揖袖中鏘然有鑰匙聲公目攝久之汗出及子在詞林公從留都召入為光祿丞率爾問公今高賢鱗集學行淳備可為師表者公直視久微笑曰學自擇師何必問人予媿甚歸而浮沈時鄒南皋馮少墟趙儕鶴洪思曰謂鄒忠介元標馮恭定從吾趙忠毅南也諸老宿皆在都下顧名位尊自以珥筆不敢從諸公游居亡何公引疾先出都諸老次第謫去予亦乞歸養得候公於里門值緹騎出逮周仲先洪思曰謂周忠惠起元也最與璫忤竟與周忠介順昌死詔獄中閭巷老穉釀錢聚香嗷嗷乞緹帥寬假道路公輦感曰是奚為為虎銜負寧有完理從朱雲之言何遽癡乎歸謂諸郎曰吾即不測一衣帶水從汨羅母為嘈嘈也子觀世所謂學士膽決明雋無有如公者矣公初仕金壇與顧奉常洪思曰謂顧涇陽憲成也與高忠憲講學東林書院一時海內諸君子多從之東林之名蓋起於此游為東林書院王故時論詆訶東林亦首



及公公又自以精敏洞於人倫之鑑所可否重於阿衮塗負之  
豕望影而啼方從東鹿奏最入改爲吏曹羣小已仄目視之及  
辛亥計發王關西謝事錢金鼓舌姚給事宗文附和錢金併力  
於公以公爲道學黨人黨人之目從此始故事銓曹被人言輒  
杜門東裝公謂三年以來造黨空國既兆已發不可不辨乃爲  
三疏直剖宣城所指蹤諸奸狀疏入留中讀其疏者至爲手顫  
先是二年趙儕鶴主察黜權要戚屬爲御史道隆所訐亦出疏  
辨於是再見故公於趙公先後稱相知天啟之初趙公秉銓起  
公爲考功銳意澄序而王永光爲南總憲好惡動相左總憲欲  
去南臺李希孔王允成及儀曹王象春公大聲曰考功奉天子  
威靈弊羣吏事權非輕名義至重若黨邪陷正二祖列宗實式  
臨之王總憲亦心憾公而所黜吏后三畏何早輩皆夤緣潛京

師走璫門弄其心手公時已召爲大理丞轉左通政或謂公曰

吾道將泰自古來連茹之盛未有如今日公愀然曰久旱驟霖

無霖霖之勢吾虞其竭矣旣而高總憲洪思曰謂高忠憲攀龍也後死於璫緹騎至卽

拜表自沈彈霍維華霍亦竄身於璫與諸失職之徒謀翻從趙

大宰尋以破格爲失職者所撫公決意引病去不一年而緹騎

四出銀鐺相望故天下之膽決明雋未有如公者也公竟以是

見絀於天下病鬱鬱不起居間常問公鄒南皋稱黑白不欲太

分明爲言路指摘此云何公曰此自宋人雅語耳論者自詆韓

魏公於南皋何涉予歸取名臣錄閱之果然公於書無不窺而

要留意於經世之大至於鑑別事物立照立斷其天性云有子

五人長伯案負奇才登壬午賢書次仲吉大學生余始識之北

司洪思曰此德公也名仲吉字幼安今海內但稱曰德公云蓋小字也德公少負氣善讀史喜論時事得失敢以天下名教



為已任黃子教於漳上時猶未常在門也既被逮至淮上德公  
方與江右彭達生來見欲送子至維揚子以為不可力辭焉時  
猶未深識德公也各揮涕別去廷杖後贊易象在北寺而德公  
已自走二千里上書請一死以明子之至清至勤真忠真孝於  
上前廷杖一百死而復生十指拷掠斷而復續同羈北寺始於  
面受易象孝經學極苦子亦自是始深識德公焉曰予始識之  
北司傷相也公生於萬秣甲戌成甲辰進士以崇禎甲戌逝享年  
六十先配林贈宜人繼張封宜人將以崇禎癸未十有二月合  
葬於白塘山為之銘曰吾聞詩書皆好正直譬之繩準以為物  
則誰謂天求而抗不克鑄象於鼎異類所怪以劍試石鉛削所  
駭誰謂道業朝拱乃大見爾諸昆球琳琅玕呼雷開冰拔地出  
山安知岱華亦棲是間

### 明太史墓誌

洪思曰蓋雲南閃約莽也子因姚文毅公會識之京師  
偉人也後子為秩宗將詣禹陵行矣適其弟侗萬里來  
銘乞

巨澤長松龍蛇與游豈不然乎先是二十年人才未雕豐碩之  
彥有吳門姚孟長滇中閃仲畏皆七尺白晳鬚鬚如畫每出入  
館閣下馬過闕門行者屬目亦淺為上所知方是時仲畏籍甚  
幾與孟長峙仲畏之學出於孟長孟長老華至四十乃酬仲畏  
翩然二十有八濟滇池言行脩整舉止見致雖孟長自謂不如  
也天啟丙寅諸賢罹於矰繳公折五鹿不損其角丁卯為史官  
遽削籍去或以為是孟長門人剪厥羽翼然而公固自鴻也公  
跨小馬出都城棲遲吳越恆慮叵測為保山公憂云何而日月  
再旦公起簡討脩熹宗實錄元黃之議藉以底定己巳冬入  
內地環出城下諸朝紳分地守關公守宣武門捐助庀械給騎  
士晨夕行風雪中時吏部公亦就養在邸中每以大義勸公棘  
王事不得內顧公誦鶴羽為之涕下居兩月敵退解嚴公父子



相賀悲喜動行路明年為福建主考時相方綜覈字義鄉物至  
寡免者公獨以春容得盡其聲是年公季弟侗亦領解雲南來  
京師見者擬之雙壁既念吏部公年暫高雅尚山水每想天台  
雁蕩將撰杖履與共游目乃以册使桂藩之暇偕季弟侗奉吏  
部公登赤城度石梁過雲巖觀瀑與諸子姓屬和吟嘯而歸蓋  
自江左諸賢奧會元暢未有盛於此者也乙亥還朝為官坊充  
日講官遇所敷陳大政持之不動引經微中天子嘗為心契焉  
丙子典試北畿時相又欲以微文構罪飲章已發公具角素入  
直上顧之問狀乃立諭章服供事而忌者益至卒以值吏部公  
艱歸上為諭祭賜表裏乘傳禮顧甚渥又數年東崖括蒼俱已  
柄用思玉鉉之託無如公者壬午由庶子為少詹事遣檄敦趨  
時躡齊魯寇陷大梁楚豫皆潰公睽松楸未出山天子問輔

臣誰可參與樞密者僉以倪公元璐及公名對時公猶未就道

乃先用倪公

洪思曰時烈皇遂以倪公為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而公已先一月卒於

家又二年而倪公殉社稷蓋公死孝倪公死忠子與公游不甚  
狎間見其家庭所游詠心坐其旁太和薰風也及聆其季弟侗  
道不私之談以為君子以道自私則君子之過也又以為朝廷  
苦無財不如遂罷一切與民休息愛其語似其昆兄弟平昔之  
所講求者豫矣今天下既益弊欲為休息無期安得公垂紳委  
佩而治之公諱儼崇禎乙丑進士享年四十有五配鄭子二公  
家世金陵徙滇之保山八世而為吏部公今上中興優禮詞臣  
季弟侗來為公請祭葬因貽之銘曰天地將摧玉山頽雨霰將  
集鶴鳴哀精靈上下風雲迴要汝伯夷歌康哉霓佩霽冠無乃  
來汝子汝弟清人懷碧雞金馬辭崔巍



張枕公墓誌

洪思曰人謂枕公之學蓋得之白雲庫以其頗有問業焉今銘墓亦不言問業何也涂德公云時枕公雅自比黃次公擬必受易象正乃去

張枕公初名宿既募管寧為人更名幼安東昌大司馬公之子也崇禎時公為司空失中貴歡以城簾事被讒下請室枕公時為孝廉寒月藉艸臥柄人門哀請不可得迺上疏曰臣父鳳翔立官孤苦晨夕在公不遑寢食去冬薄都城臣父拮据應備鎗砲矢石一百九十餘萬兩次退未有失悞又所節貯工部錢糧存積至三十餘萬倉卒取辦皆出於此臣父被逮之日猶餘十萬五千協樞累疏俱在御前獨以縣簾工作不中度久困囹圄徂秋涉冬染病沈篤臣父今年五十有四頭髮盡白臣恐猝然不測即臣母子齋志長隨無裨聖化竊念臣父陛下之臣

也臣登賢書亦陛下之臣也臣身即為父身父罪即為臣罪臣

願長繫先伏斧鑕令臣父得覩天日臣死無愧及司空赴漳關

枕公與俱甲戌將試南宮意不欲往司空曰爾不出人毋以我

為懟乎既出遂得雋方是時烏程洪思曰謂温體仁也體仁為程人時當國七年矣當國

枕公謁選宜得令或要之茗中枕公不可遂得威令威小縣又

在三輔間豪右相藉為治枕公下車搜剔諸要害為救窮民書

三四上當道心動皆著為法嘗攝曲周邯鄲二縣令去皆思之

三年政成粹值至諸名城多破者威小又固得不破掠關

廊去破清河清河人亦謂威破也寢聞上而韓城洪思曰謂薛國觀也國觀

韓城人體仁當國十年舉朝攻之無虛日乃薦國適當國以司

空故遂逮枕公辛巳之秋余晤枕公於西庫鄭致曰子以庚辰五月被逮八月廷

杖在西庫不數日又以涂仲吉之疏徵詣北寺入冬復移西庫故辛巳之秋見枕公時復在西庫也今石秋子所述黃子講問



有枕公問易象問孝  
經二則皆在西庫中  
怡怡然君子也  
在庫中槌戶讀書摹帖如  
平時久之得折贖歸時寇攘已遍都邑人才如刈薙數哀蕙萎  
矣輒歎無薙也乃趣司空為大司馬尋又輒議罪甲申三月議  
城旦上枕公悲惋不自勝移疾出東安大司馬與俱慟哭歎曰  
賊勢如此將奈何枕公曰大厦已壞不可復支兒即死大人努  
力起佐天子耳大司馬去十有七日而都城陷八日而枕公卒  
得舍殮於東安之甄家莊人嘗言張東平長者也坐不窺簾夫  
當東平唱義時呬血升壇諸侯揮涕此豈簾內長者之所能為  
乎人皆言枕公敦實豈弟如顧榮鄧攸之倫余觀其氣諒卓然  
死生出處皆不謀而中於道余聞之大司馬曰吾兒蓋得之學  
問云兒居平書蹟追摹鍾王下至虞褚凡十數家俱臻闡奧所  
手為易象濂洛圖書凡十數卷皆坐臥與俱余得而觀之良然

司空又云兒嘗言人生無官可作上也有官不作次也中年雅  
尚不出與內子自為師友兒婦姚又有令德懿行著於姻族兒  
字之曰柔子姚沒而兒乃以文行獨聞夫亦藉天作之助乎枕  
公四子長翁之襲錦衣次含之即所謂石閭君余誌其墓次弁  
之次韜之孫三人姚安人先葬於龍原枕公未克葬而舉家南  
遷大司馬每北望歎曰吾不廓清中原誰為誌兒墓者余乃起  
為之銘曰孝不違君獻大廷只忠不違親慎乃疆只七日殞軀  
從帝旁只魂將南行體北征只勦翼二祖匡兩京只天運迴環  
終永藏只石馬不如玉管長只與鳳和鳴蜚故鄉只白雲英英  
來子房只母為龍血傷元黃只

### 張天如墓誌

洪思曰黃子為秩宗奉祠將出都時所作子在翰林後  
起諸彥多從問業為羣小所忌而天如與楊機部二人



獨深相向在雖目之為黨人不避也皆樂與子同其出處天如聞子上小人勿用疏削籍歸輒請假去聞子逮杖下詔獄必欲叫閭請一死以明其忠純及葉聞山涂德公言皆不入知烈皇不可諫因念子削籍時周延儒為政其後頗內媿今將召入復相或頗反前所為未可知也遂走宜興見延儒力從與之曰救黃漳浦是為朝廷存一直臣非救漳浦也今國家事莫有大於此者願公任之天如竟以是憂憤成疾不及見子出獄而死故銘墓云天如之退退而死則皆惟余之故也陳臥子言天如病篤猶與門人講易已謝門人曰月甚明我將行矣乃逝嗚呼非好讀書至死惡能深相向往死且不避黨人之名亦不避

國家詞林之重二百六十年矣承明起帥率發軔東觀自非是者比於雉雉桑穀正嘉之際間一少變未失大旨至崇禎而後揆守他寄其大旨患失洪思曰薛國觀楊嗣昌輩皆不由詞林敗後烈皇真覺天下無復一人之可用吁失其旨矣常一日召對問救時之策黃子颺言曰救時在知人而烈皇不悟始溫周而終薛楊國而或謂三代以上無書好讀書者非愚必迂嗚呼誠愚迂則舍書而可六蔽之說何傳焉崇禎辛未庶常之選有

張西銘先生諱溥字天如天如之名滿天下忌其名者至藉以入告嗚呼士大夫不讀書又罪天下之讀書不脩名又以名為厲於天下將使渾沌為柃釋老祝之凱章邢而凶歐蘇則傳巖學古之為胥靡者有以也予性頑且鄙寡所見書即數見不復記憶且以直言賈罪九折幾死天如既口訥沈默不喜持論予謂是一先生終當以文據於鼎耳而亦且退受疑謗嗟如以死嗚呼天之將喪斯文也星落雨隕春秋所嗟蓋自公之歿既三季而上帝板蕩陵谷翻變洪思曰謂甲申賊陷北都也極晉宋之禍叢於黼辰而世之詛咒學古者猶謂是讀書脩名之誤嗚呼使讀書脩名得用於世亦豈遂至此即遂至此齋先王之道與龍血共碧未為不古也而快意橫決者猶未滿其胸臆安得數天下以供快意橫決者之驟憤驟樂以滿其胸臆哉嗚呼公



歿踰年而天子乃知公命所在學臣取公所著書一時進覽者三千餘卷又踰年而李賊併入國家顛覆嗚呼學古有獲者之不祥一至於此則其至今以入詛咒者之胸臆宜也公生於萬秣壬寅三月卒於崇禎辛巳五月享年四十方壬申歲公在館選甫一歲余以中允削籍歸公報余二詩即請假去相別九載余受逮下詔獄公益怛怛出從宜興歸遂鬱鬱病數日不起陳龍曰天如聞子被逮其經營急難故公之退退而死則亦惟余備至故子未出獄而天如先歿矣故公之退退而死則亦惟余之故也夏允彝曰天如既被讒而退無復任意一日聞子被逮母曰兒有何恨連呼曰可惜黃漳浦至死而目不瞑傷其不能救也終不言及家事公少與張采受先交日夕講習一堂之上諸經史皆手錄七遍謂之七錄齋受先既成進士公益奮必以文章廉隅砥礪天下其擯不與者疾之若仇公益溫克善下而無忮忒之心黨既發時人日談復社

連及受先受先為上疏曰復社者江南講習之社徒有其名不盡闕婁東謂復社是臣事則臣時任臨川出處不同謂復社非臣事則生同砥礪死避羅繳負義圖全臣不出此且以張溥日夜講經論史矢心報稱曾未一日服官懷忠入地嚴綸之下不得泣血自明亦足哀也烈皇覽之惻然乃用劉御史熙祚姜給事採言洪思曰劉姜在思陵間最剛直敢言熙祚後死於獻賊毅採建言廷杖下獄以劉宗周救得免死謫戍國變後徵公不敢發命歸山東死葬敬亭之麓後人立祠虎丘祀焉徵公遺書事始白公所著有春秋三書十三經注疏纂史論七錄齋集文典文乘所刪正標置行於世者不可勝舉曾祖鯨祖仲皆以伯子輔之官贈資政大夫工部尚書公父翼之未贈官有子十人公次居八世為蘇之大倉人嗣子永錫陳子龍曰天如死云若從此日論天道應有傳經鄭小同後生一女海內傷之以崇禎壬午葬公於婁江南



岸又三年受先乃告余爲之銘曰哲人所託亦各有在時爲義  
山淳爲理海淳時旣翻乾坤顛沛念我哲人喟焉發慨西無華  
峩東無泰岱人無天如精華盡晦

### 唐棣之墓誌

洪思曰燕都破土餓死報國者秀才許炎  
貢士唐自華二人耳宏光初炎獨贈官

蜀達州唐氏世稱儒者其先爲浙蘭谿人元末官於蜀遂居達  
州永樂時有唐瑜以五經薦舉上錫之璽書予儒籍故獨以儒  
籍名世罕儷焉自五經七傳至椿生自華字棣之別號西雛是  
爲封公公倜儻善文章七困場屋乃舉明經又逾年乃子亨子  
成進士時李賊由陝西出潼關蹂躪豫州遂分三路入川聲言  
四十萬會於達達勢岌岌公攜老少奉大父避山中身率健丁  
五十餘人持長弓勁弩神器鎗伏於林莽佯遣老少行餌賊賊

猝過劫之伏俱發大殺賊賊疑不敢上從他道去公乃入城奉  
大父歸與羣父老守令議戰守具甚設所爲培壘糴糧選銳扼  
要甚備故自甲戌闖賊躡蜀以來諸郡邑望風破而達獨無恙  
皆公之力也公旣以明經就廷試撫按交薦公邊才宜授樞屬  
公自以父年高不樂遠仕歸養四年而王父乃歿公廬於墓又  
三年乃召子弟告曰吾今可以許國矣吾將破萬金之產輸朝  
廷以疆場從事卽不幸膏艸裏草猶強於兒女子手中方是時  
獻賊已破荆襄奪棧道踐梁萬出入夔關如搔髮頭上諸子弟  
勸公曰今中圍事甚壞不可復支保鄉井當爲第一他盡瘁者  
以付亨子可耳公俯首是之不答而中甚瘁又亡何獻賊上渝  
江破重慶而闖賊亦已陷成都蜀中大潰浸有傳燕京事者公  
北面大慟曰吾安能以區區鄉井畢朝廷之賜乎遂卻食三日



時亨子爲南膳部報方至親友往慰公叱之曰燕都有變禍在吾君兒輩何足聞也於是搖黃冠與獻賊雜蹂川東公攜家退守達而捍城寨亦破公仰天歎曰吾不死於賊命也顧茲斗大孤城終非我有吾不從先帝烏號寧從先人陶陶地下蓋又不食數日乃卒公之臥也或勸之從亨子趨南都者公曰已矣國破君亡吾輩當死吾年逾六十又有子幸不死五經之坐不可遷也吾安能碌碌累兒曹爲黃石史曰世何患無材漢魏之末遭難不數年豪傑摩厲往往自奮若龐萌田子春太史子義之流皆率鄉閭部署子弟與強敵抗屹一敵國世何患無材患無其心耳子間問亨子乃公細行何如曰慈孝細謹人也家有祖屋與叔祖母李共之李悍莫當處者公獨攜家往李果怒頻麾之出公長跪請曰以祖母老獨居夫婦來備灑掃無異也居數

日諸畜踐堂中公善視之牛馬與芻蕪與糟鶩與粃李遂歡益用底豫公既自營以分宅給諸弟鄰有黠族自張其券欲售公公婉謝之遂有惡聲公乃鑿溝三尺砌屏二丈斷之署其樓曰欲問青天憑閣近不貪外地砌屏高其操邁如此公有弟四人及妹昏嫁皆公主之同爨此間公有子二人長卽亨子爲禮部郎稍遷臬憲次階豫遷貢士有孫三人階豫將入蜀營葬亨子請吾先爲之銘曰田疇何人不賣盧龍史慈何人亦聳厥宗達州區區存於唐公秉德彊固以峩以麗俎豆干城勒於鐘鏞五經之世八世乃大辭彼屬樞以建閭顧念京社喟然發慨齋志殞身以示無外

### 馬和州墓誌

洪思曰蓋馬如蛟烈帝五年子旣以救錢龍錫調官請告未得歸因以易象春秋言本朝祿年及疆場用人之



故上問今師中堪用知有何人子乃言臣素不交游於  
中外人材不能盡知也但宋人謂邊帥之材即不可得  
當於薦紳廉幹有識中求之又云直言敢諫之士即仗  
節死義之臣人臣至死義已無足觀何況偷生遂成  
■之事天下總此人材不在廊序必在林藪臣所習知  
有和州馬如蛟與毛羽健任贊化皆倜儻有氣骨則皆  
蒙譴去矣上益怒子遂以此  
得削籍歸嗚呼子亦知人哉

人有重於金石無所藉金石之言然猶取而勒之曰其氣足以  
相召則亦取之矣和州之陷馬侍御既以節死一門死者十餘  
人余聞之既晚約與倪鴻寶為文寫其哀痛自以才不及鴻寶  
謝病未遑也又數年天子既與卹加卿洪思曰公以福建道監  
察御史贈大僕寺少卿  
任一子為官而予方顛沛過留都望侍御之墓謂其子翹生曰  
嗚呼天性之於人豈相強哉人稟氣於日而成形於月君父所  
在神明從之得其生而不死者以為性得其死而能生者以為  
命日生而不死月死而能生其致於君父而受於神明則一也

方和州圍時封公殉與太孺人葬於殷塘侍御猶在廬次苟出  
圍城守墓得不死亦可以忠孝勵天下而侍御固率其閭里身  
搏賊與守土者偕死夫使其時有持守墓不死之說以告侍御  
必為侍御所叱無疑也嗚呼人生於君父而死於君父出於日  
月復反於日月為報恩取義之說猶之皮撥無當於膚血也方  
崇禎辛未歲諸璫初更制銜憲視武場以翹關蹶張為王諸詞  
林文吏蠅蠖不敢較有要人子持卷刺閨不得上搥門鼓公出  
杖治之諸璫諱謂取士當強弓大劍引重石者安用毛錐公困  
吃又憤甚乃徐言有救技勇全者仍試韜畧如耑技勇何開場  
為璫益諱遂取上旨更試諸典試監場者俱逮繫都御史疏救  
之遂去自是毛鷲日上也既釋歸又二年敘平蜀功乃得復職  
守制居廬不踰年而公以節死方公之平蜀也以天子特簡應



兩川之急公入蜀按輿圖悉水西諸要會知安奢二賊所出入  
諸徑曰縛二賊其在普市乎先遣人阨普市既奢酋犯永寧公  
檄將士以全蜀注永寧奢酋果還與安酋會普市業爲黔兵所  
扞復結聚公命蜀兵盡銜枚夜度鴛頂嶺出不意擣之果獲二  
酋獻俘告廟全蜀底平蜀士大夫微憚公嚴所爲疏以扞豪強  
兼併爲本持士大夫頗急時籍籍然不敢不謂公神明也平蜀  
後議改永寧治郡縣公堅持以爲建治必戍守設兵必加餉西  
南夷素雜居設兵滋擾不如屯其地仍置衛使朝議是之也公  
魁幹精於吏治每謂余及鴻寶擁數卷進退古今吾不如汝必  
取鈇鉞鎮百城導流破山吾不多讓也先筮仕時爲山陰令山  
陰故澤國富春暨陽蕭山諸上流盡注三江江湖上下時決壞  
民田廬舍無數公行視決口御輕舸冒波濤築麻谿壩啟閉節

宣爲長堤數十里所獲穀麥阻贏之利倍於曩時明年公去海  
怒嘯沿江居民漂溺蕩析而山陰晏如百姓以是益神公共立  
祠歌舞其下今山陰士女談馬侯治狀無不拜而且泣也公爲  
治得本計日課俊士造禮孝子以人心風俗爲先讞事立折胥  
吏唯唯而已間以餘閒涉山水與諸生酬獻爲樂乙亥之變歲  
臘矣賊壓和州公與州守辨禦甚力又捐重貲募死士斫營齎  
蠟丸出江左乞師士無不願爲公死者會礮殺賊魁賊大至黑  
雲覆城上力少不支公望北闕搥吭而絕先一日孺人張自縊  
死勝吳張皆從縊弟某子某姪某皆從公一門殉難十有餘人  
嗚呼是一偉人也不死於盡瘁鞠躬裏尸馬革而死於桑梓敬  
恭委蛇家食夫是所謂和陽王之裔也守其湯沐以念爾祖以  
上告高祖高后使在天之靈念其世澤亦爲豐鎬養士者食報



無窮何必擁牙纛而談媵節乎公之先爲九思公高后所出封和陽王和陽四世而生司徒公諒司徒九世而生公公登壬戌進士與余及鴻寶同門公有子翹生從陷城突出今與蔭入監讀書自和州陷而後藩封往往告難每與鴻寶念及公未嘗不跣足興歎也爲之銘曰  
於嗟生才天實難非才則難天步艱蠶叢折坂如杆盤不以饒鼎烹高官怒髮嚼齒木石肝握拳透爪丹砂顏天子慨然思平原何不長生臨朝端圖形閣中羗塞寒

### 陳繡林墓誌

洪思曰甚矣子之知臥子也其銘墓時已知其行誼文章後來必卓絕如此足以壽其親而壽於彭祖足以貴其親而貴於神禹其知之深故不待臥子之死也茫茫天地之間有一知己偉如此臥子安得而不死乎

文章之壽壽於彭祖行誼之貴貴於神禹都門之市一戶十履

則必有鳴金戛玉者焉而叩其中或敗絮相擁也深山九室耦耜而耕則必有百歲之叟焉而貌不登於畫律君子於是奚取之乎夫舍文行而寶貴壽猶傭兒之撻十金而遺明珠矣子嚮丁丑狂禮聞得陳臥子以爲是天下無兩也既晤吳橋范公洪曰謂范文貞公景文也公字質公吳橋人烈皇中爲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甲申三月賊陷京師望闕再拜賦詩二章潛赴井死乃知范公乙卯得陳繡林繡林者臥子之父也無繡林安所得臥子乎繡林年不過四十仕不過尙書郎而文行嶷然足以自存又有臥子以昌其後則繡林取於天者已備矣臥子曰子龍之先豫人宋之中葉有仕於康王幕者從渡江遂爲華亭人入明世以耕漁起家高祖綬稱長者粒食與人輒與之鑿曰我不忍以粗糲與人時謂之陳粲曾祖鉞以任俠數走幽薊交結豪傑會倭夷躡海上率家僮與撲輒有擒獲備兵使者欲官之



不可獻其良馬而去比祖家事稍落而行德愈不倦蓋陰善者  
累世矣乃生繡林公公生而白哲頤頤不好弄十餘歲嗜古文  
詞善左氏及史記文選默識不遺一字今世無誦史記文選者  
有之惟陳臥子張福永曰臥子夙年與同學徐閣公孚遠共硯  
著史記測議行於世時海內為史記之學者數  
十家必以徐陳本為第一臥子夙年又與閣公及里人夏瑗公  
周勒甫宋尚木等凡六人著有綴社文選數十卷行於世時海  
內號為幾社六子亦必以臥子為最也蓋其父學也方是時何學憲萬化馮侍御  
明玠猶為諸生公率師事之嘗夜坐有物嘯東箱獨秉燭往視  
之狀甚異還坐讀書不為動久之怪亦遂滅也乙卯舉於鄉甚  
為高陽公洪思曰孫文介  
公慎行高陽人所知蓋即范吳橋舉士也已未成進  
士吳橋方為吏部郎勸公就館公但謝曰不競之地可以安身  
請急歸明年冬乃授刑部主事故事曹郎至先提牢一月時諸  
璫以移宮案在繫其人皆盜帑巨萬士大夫與叩扉往還無間

前後郎來處璫當庭見郎輒避席或先傳免遣掾殷勤相報謝  
公獨遇之若常囚一日同舍郎邀公至款曲夜半屏人曰某託  
致公某不幸素貴困於獄吏公能假顏色不敢忘公怫然謬為  
醉以他語應之即呼輿歸明日上記黃尚書陳獄弊十二條大  
約慎參送速定讞省隸卒釋輕罪清疑獄諸事而間陳內犯驕  
恣不省愆交通外人宜禁尙書不善也未滿月輒改屯田主事  
以去時工部方急大工公奉命理定陵寶城明樓兼治慶陵黃  
中曰與中貴人護作中貴人事乾沒無算公身與商賈自工程  
物價務得實數令領價於昌平即工部吏亦不得以簿帳上下  
中貴人稍縮手相視又慶陵期逼徒役稠雜名萬夫實不過四  
五千人公盛暑坐松下執鼗鼓董眾以什伍清覈無所濫竽中  
貴人憤甚羣至曰公欲矯名致大官獨仇我曹我曹向與國家



共金銀何與公事公正色曰先帝陵寢事方急汝等受先帝豢  
養恩獨占役糜費萬一悞大事死何足贖羣閣長揖與謝公竟  
立不為禮閣憤甚伺中公適一闔盜尙方陶磚作私廬崦中公  
覺持之欲入奏閣窘甚尙書曲為之解委罪於從吏公榜其吏  
毀室封磚於庫蓋是時中貴人猶懾神宗威有所憚士大夫亦  
稍藉自立過此乃衰矣八月園宮成序先後勞加三級四賚金  
幣同事者或至九列公夷然曰此臣子職耳何足為功於時鄒  
忠憲王莊毅洪思曰謂鄒總憲元標王司寇紀也皆未逐欲改公銓部孫文介洪思曰謂孫尚書慎行也方任巖疆欲得公在樞部事未決會公丁艱歸居無  
何諸老成皆去萬郎中璟以論大璫杖死洪思曰璟字闇夫南昌人其人清介忠憤不避斧鉞以進士為工部郎與公同官相友善共任陵工時約同疏論逆璫魏忠賢專恣公有喪歸璟以請禁內廢銅事極詆權璫違謾疏上忠賢怒甚矯旨逮璟至禁內令羣璫搏而擊之已僅餘一息乃曳至午門前杖一百即斃杖下公歸哭

封公五日不近水漿七日稍進糜粥聞萬公死謂子龍曰向與  
夫子有成言矣何使夫子獨死蓋公與萬公同為冬官萬公治  
治為火所燬公朝夕視湯藥痊可乃已居恆相對扼腕談諸貴  
人乾沒金錢狼藉無敢為當宁言者計同疏具上也而公去萬  
公單折諸中貴益稍進用事日憂憤疾作賣田治疾田浸盡疾  
不瘳鬱鬱長嘯竟遂不起嗚呼當公時藉陵工而大官者今皆  
安在哉即不死永為大官亦豈敢與公等而公有子子龍善文  
章為不朽之業顯名於天下公即韋布終身猶且與彭祖神禹  
差肩齊驅况公以文章廉砥特聞嗚呼當天啟乙丙之際負高  
行與中貴鞚擊得不缺折正寢乃老夫非天乎公諱所聞字無  
聲號繡林繡林者其所讀書之山也生於萬曆丁亥卒於天啟  
丙寅享年四十娶韓安人是生臥子以善事舅姑聞臥子五歲



而韓安人去世王父母每念之流涕也而臥子娶張方同女方賦穆末之詩將以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原爲之銘曰覃維有媯世載敦朴施於太丘刻鷄以木繡林奮迹乃跋高蹕從阿曰卷鳴岐以鸞維茲八荀折彼五鹿帝命作虞懋功將作皇覃離光策勲納麓褰裳去之如圭謝琢入寵不驚遠迹去辱乃生哲人以薦起玉韞輝於茲允臧孔淑壽於山稽尊於力牧豈必負劍從涉王屋

碑

龍巖王廷尉碑

晉鄭相距不數百里僑胖隨罕上下詩書致足樂也香山洛都以播灌餘閒優游觴詠天下後世想其物采如命圖畫恐不得似者豈皆有惠鮮使然亦其精神風教可相媿道古耳憶僕少

時及見薛道譽方伯與蔡梅巖侍御相與甚善每念至五百里造膝羹飯也至於僕而衰矣昌啟之際僕初登朝龍巖王先生已從西臺長棘寺持平天下顧不以名位自先每見輦轂鄉串循循居後者必先生也方是時翹跂之負雲背蒼不旦夕取卿相僕既獲落自隕先生亦蕭然致九列而歸海內逖聽望風者不疑橋大人矚壽浩浩顧方鬢髮與握管少年取燈火相耀也先生持繡斧以風憲爲文章輟繡斧搖筆動地以文章爲風憲執經四應先人而成後人而勞此其意仲尼解印以授里師十回九賜徘徊於庭豈必抱牘而入司寇之室乎先生爲名卿當世多事出對縉紳雍容談文執以道德銷羶集之心入燕北堂聚米畫沙圖四方塞轡黃穀豁抑騰猱接飛鳥尺寸賤士各盡所長其所以安緯和繡者條析無遺誠使邊圉多福帷幄能靈



出瑋人提衡其間舞干畫羽未可知也而世顧沉沉使文武並  
細其用今天子方側席旁求俊乂以鞏王家當路諸賢推轂備  
至矣先生益以此藏器審高壙之射間輟絲竹攜器車相流泉  
陟隆阜與鄉里子弟剪匏葉而程狸首時游隴畝量畢課箕談  
離陽離陰之秘豈復當時逃聽之士所望風采而察其端竟者  
乎僕未至龍巖也聞龍巖人談先生如闕里公自文藝外僕所  
未述者四焉先生方按粵漳歲大凶輶驄既臨粵糴不閉起殍  
者千家則夷吾讓德焉先生爲太公卜宅護人墓艸雖斲養遺  
墳不失圭黍則子羔讓厚焉不避瑄禍出孝廉於獄不假叢神  
置猾胥於法則祁老讓直叔向讓仁焉嗚呼是何足以德先生  
一名御史家居煦咻鄉里察別利害告當道搔竈中此何足以  
德先生先生之大者乃在於抒經緯浚山川陶世淑人尊一王

之治使前緒有所承來彥有所奮使天下賢者沂河而海是則  
先生所惠我無疆也僕與先生相去五百里有僑胔之雅無蔡  
薛之親然猶幸得同朝退而里居又覩庚桑尸祝之盛即使僕  
謝不文百世而下誰復知僕與先生之好者乎因述其覩記與  
父老子弟之言稍論次之如此

建何司諫世德碑

洪本作何  
黃如碑

吾鄉僻處海陬然山川之勝蔚爲名碩若周翠渠陳剩夫兩先  
生並以名德世其家人至今俎豆之邇來德宇漸蝕捐本登枝  
或苦患其長老長老尤而甚之每一新貴人出輒疾首相告詈  
爲盜竽人於是彌思舊德曰是安得起兩先生俾古風不謝哉  
子嘗持此意告士大夫之有品地者令相誠勿復爾爾而近得  
之何元子先生先生起東南逢時體國以經學高行特擢爲給



事申彌闕鋤邪朝望倍峻迺其居鄉則恂恂乎儒者也豐需而  
嗇取急病而讓夷鄉人以此德之一日相率詣予曰吾儕海處  
瘠貧幸藉黃門公明德之賜免於芻肉中心藏之願乞一言以  
爲頌予笑謂黃門方升之日也其於樹德方覆之山也子柰何  
見彈求炙乎鄉人曰否否夫黃門之德非獨其身爲之也自其  
太公祭酒諸生間飲人以醇嗣從見羅先生倡明絕學暢止脩  
之旨以開示來者多所造就一發而爲黃門青乃出藍若次公  
文學猶子孝廉俱彬彬蒐今討古質有其文行焉黃門躬自砥  
礪又欲斂戢其子姓僮僕以無遺鄉曲憂而諸子姓僮僕亦奉  
教唯謹是世有德於吾儕也余聞若言而益惑之當黃門登仕  
時太公方嚮用孝廉文學馳騁皇路驟足爭驅黃門卽善砥礪  
恐太公意有佐佑諸君將亦曰吾能自爲之今太公長松自風

而孝廉文學庭階自樹於以見黃門之樹德務滋上能信其親  
而下及諸昆弟又以見何氏一門世德作求其視周翠渠陳剩  
夫兩舊德不啻過之矣昔范文正公嘗語家人曰吾登第鄉人  
爲吾喜吾仕而鄉人喜仕至大官而鄉人又喜有可贈鄉人者  
乎省其篋得千緡悉分之其子忠宣從睢陽載麥五百斛歸遇  
所知石延年云三喪未舉柰何忠宣年尙少卽以所載麥舟付  
之父行德當世以爲美談夫非以千匹緡五百斛麥之足爲  
范氏見德亦謂其解推之意必有由鄉而國而天下者先憂後  
樂此其嗃矢耳何氏爲德於鄉與范同意浸假而國而天下凡  
百張設皆可衣被九州粒食萬國明德之賜不旣遠且大乎日  
升不已則燭天山覆不已則接漢是在元子好爲之君家少卿  
世有功德天帝至遣老嫗賜策九十九枚曰子孫佩印者如此



算先生明德之馨上通帝座異時蔚爲名碩當有如懷中策所  
算者無俟鄉人祝頌矣太公名湛以明經擬授郡別駕人傳印  
海先生黃門名楷字元子天啟乙丑進士由計部郎擢今官孝  
廉名模字侗子癸酉鄉薦文學名櫪字平子應今州郡辟以相  
與有成得並書俾後之通顯者循其前軌焉

胡二府碑

爲治者其猶雨矣雨意而風聲動於炎枯之中過尺則生尺下  
寸則生寸若是其感人之迅也二府胡公治吾漳才數月耳庖  
解餘閒出署浦篆又不數月而士民歌之載尸祝者相屬於途  
豈獨浦之民醇治風雨者易爲力與天下困於徵需上靳廩祿  
則病在官下苦誅求則病在攝事攝事之難上取以爲餘脂  
下應則若轉轂相迫接出不數月而竭數年之澤今以十百年

之澤含膏與和不數月而胡公饒爲之是僑宓所不能得之曾  
鄭而公得之吾邑若鼓與響也夫天下固易治耳輦上君子前  
呵旁隄出有桁楊之威入有金醴之歡日坐堂皇尊嚴若神令  
稍異其心與茹屋相燭降其氣與士君子相違還則天地日月  
羣舉而奉之矣天地日月者輦下所樂奉輦上所憚捨也與其  
心則恐民食其意降其氣則恐士食其利必使民畏其意士避  
其利威權獨籠左右兼持之矣吾邑固多事士紳好競庶姓好  
譁然亦素漸禮樂知尊畏長令屏息而聽何爲若不可治者治  
之乎胡公甫下車息囂訟剔宿蠹復前賢之宮優禮逢掖與百  
姓相休息凡諸生所誦述百姓所謳詠不一而足然其旨歸於  
溫厚清淨寧一始於古之爲治者矣時余在長安見公知爲敦  
厚長者副漳而數日入覲大計奏最天子嘉其能命反視事被



歌吾邑吾邑固厚幸矣余不佞託宇下及見愷悌之化感風雨之易施炎枯之易洽痛夫世之事烜赫而授權於左右知用法而不思其弊曾未向胡公而問其肯綮也公初命司李滇粵出署祿豐署昆明在在歌誦紀錄縹帙聞宇內其望以變爲霖何止一郡一邑矣

墓表

劉寶嶠墓表

造物之意良於水鑑何也天澹然水涵之星物須眇覲面粲然不知所以治者日明以精而無所費其功故世之負奇氣蹈正行不獲自致屈折以老輒埋鏡研案者過也夫使世之負奇氣蹈正行引古昔自命者必皆騰清則林壑巖野皆無英賢且使操絃者立賢良方正之目以搜林壑則貿峭拂巾者又儼齒賸

視以待元纁之下天澹然睇之使窺於溜井則啞然笑也曰是蚤已貺我且是漠漠之中其似我不應者眾矣予所見長纓大簪人多軟美掩口猥夷無所抱負間有之輒缺折去以至於里巷子衿必圓好鍼線乃達者多矣從未有負奇氣蹈正行引古昔自命者然亦未有負奇氣蹈正行引古昔自命者輒奄然屈折以死今即使朝廷欲採漢制命公卿舉賢良方正自代毋高之但如趙歧延篤輩可則必應曰無有夫造物者固有以處此也曰人以日鑑天以世鑑日鑑者憾世鑑者澹錦江以西固多奇士有劉寶嶠者善讀書豪於文章不苟然諾不輕與人交几研牆壁所識典格幾滿人或方之劉瓛公艷然曰英男子風嶽名業當上齊稷契下掩管蕭即不然亦驅策甘傳立功絕域安能遂齟齬牖下哉既久困於名場志不衰或勸之上書請纓自



服公又笑曰卽下劣奈何與陳同甫伍旣以貢士就廷試同學人位高能軒輊人時時趨公曰寶嶋至我專城可得也公曰吾奚舍師而吏哉授雅州廣文歸公之爲廣文卽以胡翼之自任先經術而後文章先制行而後制義州刺史時時造請公自文史外他無所及居數年轉大理府教授曳屣歎曰少時讀歸去來辭怪元亮果於逃世今乃信然錦屏峰下圖書數卷桃花千樹吾將老焉學使者再四挽之不得歸局戶臥一室又數年乃歿嗚呼世不使公卿舉有道自代也卽有之誰舉公者以彼其才卽趙歧延篤兄弟其間或曰是困於博士猶有所抑鬱予曰固也才高而位下卽聖人猶歎之矣然且天澹之澹之於身鑑之於其孫舉其所不得於身者而皆得之於孫使軟美圓尖者無所夸其能尊手低昂者無所操其權卽使寶嶋復生有舉之

自代者吾謝之曰無庸矣彼自有人矣寶嶋諱元春有孫曰以脩善政事初仕爲福清令命予表寶嶋之碣爲之銘曰纓經兮佩史仁封兮義壘不得志兮得其理藏用兮明體夫人兮自有美子

### 吳太公墓表

聖人之瞰宇宙猶之空谷也其空谷何也沈寥之氣滿於中鏗鞞之聲觸而應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故千里之與居室居室之與宇宙皆有函蓋以精氣相呼答也傳曰隆墀永歎遠壑必盈吾見夫仁人君子之言若不出而聲被天下者矣吾見夫茹菲衣蔬而食於子孫者矣吾見夫其父舍肉而其子刲股者矣吾見夫褰裳濟人而津梁四海者矣吾見夫其父贖人不市其子納溝是恥者矣吾見



夫其父增壘其子藩屏者矣吾見夫胼胝而卒上祀者矣吾見夫禦難而享社鼓者矣吾見夫爲人師不假學慮者矣吾見夫默默報報得之若素不得之若素者矣夫是數者皆出空谷之內相呼答也神明爲竅而帝吹其中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授我以桃報之以李仁義之與福澤天地所謂桃李也而佛者以爲果報則亦謂之果報云爾予聞之吳孝子源長其父思喬好仁義隱於浦口得餘財爲人贖罪行之十年里無罪者作舟筏爲人拯溺行之二十年里無溺者居恆拱手教人行讓行之二十年里無不讓者又爲里脩城城完寇猝至蕩不得上於是三十年而孝子成進士孝子刲股而成進士自源長始也夫是而取之空谷爲虛乎爲實乎其感之若虛其報之若實也曾子曰實之與實若膠與漆虛之與虛若春谷之暗白日函蓋虛器

其爲呼答投報則無不實也思喬之報其親源長之報思喬以天地爲桃李神明爲膠漆何讓焉余始疑其言問之九一臥子皆以爲信然今浦口城西十里有西林山雙闕巋然歲時伏臘浦人羣拜其下蓋爲吳思喬公墓云

### 張凱甫墓表

張凱甫卒其明年且葬其父汰沃爲之述其狀其友史周爲之表其墓蓋凱甫之名生著十八年矣天下多慕凱甫者然生見凱甫不悟其爲回憲無爲死而誦回憲矣凱甫生時吾沐浴其家親見其襁褓別識行墨八九歲歌詠酬客流覽百氏自是長進動與道叶十三歲而詩成十六歲而成其文章自吾所見道藝之就未有若是之迅者也嗚呼凱甫不死明無徐李凱甫不云唐無王楊自凱甫之死而家哭顏子凱甫之亡而吾哭董常



雖然凱甫則故不死題石而號之曰嗟爾麟也胡爲乎來哉不來則爾思來則爾災嗚呼張生云何不哀

### 李太君墓表

洪思曰子與李太史同年舉於鄉崇禎乙亥子托榕壇乃表其大母貞孝於墓門

予年友李緝甫述其大母行狀受而讀之常爲收涕肅然誦女師也賢者固多狂貞門食藜反甘或盡報或不盡報要歸於詩書親見之使子孫志慕無窮許太孺人者李緝甫之大母緝甫之大父曰惕軒爲諸生有聲諸兄弟八輩皆豪軼散其家而惕軒獨孝嗜學二十九歲齋志殉孺人已舉四子二女絜絜遶膝稱未亡人上事二親下撫諸孤偪側崎嶇六十餘歲乃及見緝甫稱孫上公車嗚呼其劬勞可知也方孺人六十時伯子司教公仲子長宦公業以明經起家鄉里長老頌舉觴爲壽孺人顧

邑邑謝去戊午秋孺人九十有二緝甫報至中外諸孫咸狂孺人乃褰帷出告緝甫曰噫老身孀守六十餘年汝伯汝父及汝之躬遞次觀場拭目且倦迨今屈指十有八科而後乃見之非汝則吾六十餘秋九膽畫灰其亦已矣言訖泣兩行下諸長老聞者亦或爲之泣也孺人共懃知大義長宦公宰百里歸孺人猶持紵筐理絺綌不去手織成召孫曹分衣之歲以爲常先是嘉靖初年張璉倡亂惕軒公從父居南靖忽一日心動謀於許孺人云今山寇猖獗南靖當三流之衝少備多利不如歸西山西山險可保也諸昆弟持不可曰世亂保於城豈有保於山者乎獨孺人以爲可遂先歸西山葺牖戶迎其父母歸甫出城明日城遂陷眾謂惕軒固孝感孺人膽智稱丈夫云惕軒殉諸兄弟益落魄時時侵孺人孺人但引避課諸兒曹讀書乃翁垂殉



時諸子入侍問遺命弗應次及孺人則張目熟視曰吾孝婦前  
遂逝其孝謹見重中外無間大類此李緝甫曰祖母孝以事親  
節以忠夫嚴以迪子慈以佑昆儉以立業才以出險觀其暮年  
寡帷見囑遠志大義貞心亮節凜然覩矣予謂如孺人者豈藉  
彤管而後能存哉凡旌典自三十而下艾年而上宜旌又被恩  
命者不旌今太孺人子孫皆鵲起行被恩命而當道表章未有  
及孺人者夫亦孺人之志固然不欲以已行掩其訓誨之澤乎  
石生自堅蘭生自香宜其然歟宜其然歟



